

從軍記

一位裝甲旅弟兄父親的紀實

劉文超 撰



前言

二零一一年（民國一百年）八月初某日我正在收拾行李，準備參加在大陸「麗江」舉辦之國際會議暨「昆明、大理、麗江八日遊」時，兒子冷不防地突然冒出一句：「我要直接去服兵役，暫時不考慮念博士班！」當時真叫我這個老子楞在一旁，腦袋空白了好一陣子。那時兒子已經成大化工所碩士畢業，並已推甄考上成大及台大化工所博士班，以各種跡象及周圍所有親友（包含我自己）的期待，都認為他會繼續攻讀完博士學位後，再考慮下一階段之生涯規劃。沒想到他突然丟出這顆震撼彈，還真的讓我瞬時難以接招，思緒茫然！所幸隔日就開始「昆、大、麗八日遊」旅行，藉由驚奇、忙碌的行程以及錦繡山川的陶冶，才逐漸釋懷因為孩子成長，父母淪為事後被告知者的悵然與無奈。

兒子一路從台南「勝利國小」、「後甲國中」、「台南一中」讀到「成功大學」，求學過程還算順利，所讀的學校也都是在距離住家腳踏車車程十分鐘以內的範圍，當然也是一直住在家中，未曾因讀書而外出住宿。他的碩士班學業是沿續大學部在要求嚴謹、成果卓著、令譽遐邇的「成功大學化工系（所）」

完成。由於繁重的論文實驗工作與壓力，使兒子無心也無力準備競爭激烈之預官（士）考試，想當然爾，他也無法像他老爸一樣，成為一位中華民國預官，只能乖乖地服一般兵義務役。對於兒子選擇先去服兵役之決定，自己雖然和一些親戚長輩一樣，心裡充滿著五味雜陳的不捨、遺憾與惋惜，但是想到透過嚴格的軍事磨練，或許能讓一位從未離家、思慮單純（有點天真）的大男孩蛻變成一個體魄與人格皆能愈趨強健與成熟的男人，終於逐漸寬心地接受這件已經發生的事實，並轉而期盼上述之化學變化在經過這段服役過程後能呈現出它的成果。

新兵入伍訓練（100年8月24日—100年9月30日）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週三）是兒子正式入伍的日子，一大早我開車載著太太和兒子從家裡出發，我們要送他去集合地點（安平區五期台南市政府大樓大廳）報到，一路上氣氛有些凝重，兩老雖然有意說些輕鬆愉快之話題，但看得出來兒子只是心不在焉的虛應一番，在若有所思的眉宇之下掩蓋不了即將面對軍旅生涯的忐忑難安心情。早上七點十分當我們到達集合地點時，發現已有一大群即將入伍之「役男」與隨行家長在那裡三三兩兩聚集、聊天。有一些具有先見之明之「役男」已先將頭髮理成非常清爽之小平頭，年輕人遇到認識的朋友們免不了互相打氣、加油兼「臭屁」，使大廳內之氣氛逐漸擺脫沈悶，轉趨熱絡；家長們的談話則清一色充滿愛心、關心與不放心的殷殷叮嚀。隨著時間過去，人潮越聚越多，我粗略估計一下，兒子這一梯次（即2118梯次）新兵役男約有四、五百人擠在大廳裡。在經過分區、分隊、點名與交代注意事項等流程後，終於結束整個報到手續，2118梯次之新兵役男們魚貫的走上停放在外頭的遊覽車隊，依序出發前往新兵訓練中心（台南大內區「新中營區」）。

當兒子在遊覽車上揮手與我們道別時，我心中還是糾結著難捨的苦澀與酸楚，雖然為了讓兒子放心，我的臉上始終勉強掛著微笑，但只要一想到從未離家的兒子，一下子就要直接面對艱苦、冗長（二個月）的軍旅磨練，那種既擔心又期待的複雜及鬱悶情結實在很難短時間內煙消雲散，無意間回頭看了一下太太，她的眼眶紅紅的，不用說，兩人內心所想的都是一樣，此時無聲勝有聲，直接驅車回家。晚上兒子依部隊規定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他媽媽急著透過話筒問他是否適應軍中生活？兒子回答說：「一切尚好，前三天只有填資料等簡單工作，不會馬上繁重之操課，會讓他們逐漸適應軍中之環境（這好像和我以前剛入伍之狀況完全不一樣）。」聽了這些話後，多少讓我們放下一些心中的石頭，也幫助我們度過這個難熬的兒子入伍日。

兒子打電話回家之談話中多次透露新兵訓練中心之營舍老舊、簡陋，我本來以為是他平常在家中舒服、逍遙的日子過慣了，一時無法適應緊湊、拘束的部隊大熔爐式的生活，自然興起的抱怨與牢騷。但在聽了幾次相同之言論後，也讓我心中燃起亟欲一窺究竟的意念。兒子這一梯次之新兵訓練時程比

較特別，為了配合中秋節（9月12日）放假，從8月24日入伍日起至9月10日之懇親日，一連18日他們都是連續在營操課而沒有放假，不像其他一般新兵訓練時程，大約十天之內應會有第一次之放假，外出透透氣。為了配合9月10日之懇親日（上午懇親會，中午時可將兒子領回並接續11、12兩日之休假），以及熟悉從台南市區至該營區之行車路線（當時我還不知道「新中營區」之確切位置），我特別於9月9日親自開車去探路。當車子由南二高之「善化」交流道下去開往「大內」方向行駛時，隨著時間過去，周遭景象益加偏僻、荒涼，心中還真納悶是否走錯路線？難道這地方也屬於升格後之台南市？好容易地，經由左彎右拐後，突然發現遠方出現一處類似軍營的地方，其右側並豎立著斗大鮮紅的「剛直」二字，我直覺地認為這就是兒子受訓的「新中營區」，望著成排美輪美奐有如星級旅館般之營舍以及林木扶疏、清靜幽雅之環境，我心中正疑惑著：在如此環境中受訓，兒子有啥好抱怨呢？倏然間，我瞧見大門左側另有「大內營區」四個字，我才恍然大悟得知自己認錯地方了；原來我的目光一直被那些新穎、美觀之營舍所吸引，根本沒注意到此營區非彼營區，一廂情願地錯把馮京當馬涼。

在略顯失落感的不太情願心情下，只好繼續驅車前進。在短短約五分鐘內之車程後，在「101」號縣道馬路盡頭之右側出現一處看來頗為古樸、淡雅的軍營。由於營區內林木蔥鬱，從外面看不到任何營舍，要不是門口三位站哨之衛兵以及旁邊小小的「新中營區」標示牌，我真的還不知道這就是兒子接受新兵訓練的地方。當時心中就覺得蠻納悶：為何短短距離內（我估計應不會超過五公里）竟有兩座差異頗大之陸軍營區出現？

隔日（9月10日——週六）是懇親日，並且接連著11、12兩天休假日，我想所有役男之父母親皆盼望著早點去營區會客，並將自己的小孩帶回家休息，呼吸一下外面的自由空氣。我們自然也不例外，早上不到八點，我就開車載著太太出發，由於昨天已先探過路，所以在八點半之前就一路很順利地開抵「新中營區」，那時都還沒到懇親會開始的時間，過了一會兒，經由值班阿兵哥們的指引，停好汽車後，徒步走向位於營區最內側區域的兒子受訓單位——第四營第一連。沿途發現此座營區面積真是龐大，光從外面所看，實在很難想像。營區內綠化程度頗高，到處都是樹齡應該超過好幾十年的高大喬木，

經過細心之照顧與修整，這些樹木都排列整齊，剛好為溽暑燜熱的南台灣天氣提供些許宜人之蔭涼。營區內除了那個大操場停放很多大型軍用卡車外，我還看到在一些空地上擺放著不少「55」榴砲（那是我當年入伍新訓時在砲校看過並跳過砲操訓練，所以印象深刻），新兵訓練的地方也有「55」榴砲，還真讓人好奇。經過一段不算短的距離後，終於來到兒子所屬的連隊。剛才一路上就感覺到這個營區的營舍比較老舊，但因在走路，也沒法仔細瞧瞧。現在則因時間充裕，繞著兒子的連隊營舍走了兩三、圈，仔細看了一下，老天！這些營舍豈止老舊，有些部分應該以破舊來形容還比較恰當，這些水泥、木造平房群起碼也有五、六十年以上的歷史吧，無論是牆壁、屋頂、門、窗等都是那麼「古意盎然」，真像是在一般都會區中影響市容觀瞻之「綠色違章建築」。在如此環境下接受新兵訓練，心中真有點為這些役男叫屈與不平，今年已是民國百年，我們的國軍（至少有一部份）至今仍在如此「克勤」、「克儉」與「克難」之環境中建軍、備戰，實在是讓人印象深刻甚至是辛酸滿腹；我們的國防經費每年不是超過好幾千億？難道不能編列一點經費（我相信不必很多）改建這些早該淘汰的古董級建築群成為新式

營舍（例如近在咫尺的大內營區），讓年輕人能在正常、健康、平等的條件下服役，如此至少也會增加些許對國家、社會正面的認同度。否則面對無法迴避之兵役義務，一般年輕人早已是心不甘、情不願，又在類似「難民營」的營區中服役，我想心中大概只剩下不平、鬱卒與苦悶而已。當然，我也能充分理解兒子於電話中所流露的抱怨與無奈。

不久哨音響起，一群群黝黑、活躍的迷彩平頭族如潮水般的從各營舍蜂擁而出，在連集合場就位完畢後，我拼命的想認出兒子時，卻是徒勞無功，老天！這些「迷彩身、古銅色臉」的阿兵哥們就像類似的磨子們所印製出來的產品，讓人眼花撩亂，無從指認。一直到集合結束，部隊解散，兒子單獨走向我這邊時，才確認歷經十八日新兵訓練的兒子模樣。看到兒子黝黑的面孔、結實的身材以及一些琅琅上口的「是」、「知道」、「沒問題」等簡短有力的應答式口語，心中總算鬆了一口氣，同時也見識到環境（尤其是類似軍中這種封閉性極強的團體）因素對人的深遠影響力。真的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雖然自己也服過兩年兵役，但那畢竟已是二十三年前的經歷，軍中生活點滴與印象早已逐漸褪

色與淡忘，如今看到兒子的種種表現倒是真的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接近中午時刻，在連上幹部做完一連串之離營宣教後，懇親會結束，家屬們紛紛領著已換裝成便服之受訓役男離開「新中營區」。在回家的車上，兒子滔滔不絕地敘述著這十多天來的生活點滴如辛苦的
基本教練、單兵戰鬥課程、凶神惡煞般的連上幹部以及難吃程度直如「餵豬」等級的三餐伙食等。雖然免不了抱怨，但在自由的空氣中，語氣顯得輕快許多，甚至帶著些許的自豪。回到家後，兒子直奔二樓他自己的寢室並高呼：「嘿！好久不見，我回來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看得出來經由這一段從自由自在到嚴厲拘束的劇烈轉換與淬煉，兒子的思慮與人格特質已較為成熟，熬過這一段從老百姓變成軍人的陣痛期後，他應該能適應日後更加漫長的軍旅生涯。懇親會與第一次休假後，時間的腳步終於讓人覺得稍微輕盈而不再是單調乏味的等待式沈重。九天後，經過緊張刺激的抽籤過程，兒子他們這一梯次役男得到了第二次休假——為期七天的結訓假。結訓假結束後回營區，隔日等待撥交，各自前往所屬之部隊單位，也結束了為期三十七天之新兵入伍訓練。

裝甲部隊服役（100年10月1日—101年7月24日）

兒子於9月20日參加大抽所抽中之籤條為「陸軍裝甲第五八四旅裝步營一連，迫擊砲兵—車裝八一砲兵」，當時我也不知道那是甚麼單位與服役性質（我以前是在陸軍防空飛彈指揮部服預官役），心裡還稍微覺得慶幸，至少他沒有抽到外島籤，日後他休假回家應該比較方便。

A. 一週「幹訓班」之調適教育（湖南營區）：

從新兵訓練中心「新中營區」結訓後，兒子被帶往新竹的「湖南營區」做正式下部隊前為期一週的「幹訓班」調適教育。以前我當兵那個時代總以為「幹訓班」是訓練很嚴、很「操」、很辛苦的地方，沒想到時空環境變化很大，現在則普遍認為在「幹訓班」的時間是服役中相對而言很舒服、輕鬆的時光，尤其是對2、5數字開頭的野戰部隊（步兵與裝甲兵）而言更是如此。後來聽兒子的描述，

情形大致相同。一週內，幹部幾乎很少嚴厲、不合理的要求，只要按照規定做好正常之打掃、集合等要求，阿兵哥們多出很多自由時間可作自己想做的事如休息、上營站購物等。可以說，在「幹訓班」的這一週肯定是他們日後下部隊後很懷念的時光。

B. 部隊駐地（龍潭凌雲岡營區）服役：

經過「幹訓班」調適教育後，兒子正式開始所屬裝甲部隊之服役階段。該部隊單位（後來改稱五八四裝甲旅機步二營一連）駐地在桃園龍潭聖亭路之「凌雲岡營區」——一個我從來沒聽過地方；後來經由在龍潭「中山科學院」服務的弟弟多方查訪，才知道它的確切位置。該營區地點頗為偏僻，如果要回家一趟，得從營區外搭計程車約二十分鐘至最近之火車站（埔心站），然後自埔心站搭乘區間車南下新竹或北上中壢，再轉搭自強號回台南；粗略算起來每次休假要從營區門口回到家最少也要四個小時（還要祈禱中途不要塞車以及火車誤點）。當然也可以不計代價，出營區後直接包計程車赴台灣

高鐵之桃園站或新竹站，然後搭乘高鐵至台南沙崙站並轉接區間車回台南市，一趟行程也需三個小時，雖可節省約一個小時之時間，但必須付出整整兩倍以上之成本。回想自己於民國75年10月至77年8月間於泰山「飛彈指揮部」服役時，每次要回家一趟也是要經過超過五個小時的鐵、公路聯營，當時就備感費時與無奈，沒想到二十幾年後換兒子服兵役時，也是在重複這種南北運輸大交流的運動，看來我們父子倆服兵役時之薪餉絕大部分都貢獻給相關之交通運輸單位（甚至還要倒貼）。

兒子剛至「凌雲岡營區」時雖受「新兵保護條款」之保護，前一個月內免站哨，但對一個初下部隊的新兵而言，面對陌生環境，難免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在一邊學習，一邊盡快適應新環境的自我認知下小心過日子；從傳回來的手機簡訊得知，他們的連長要求嚴格，一絲不苟，讓大家都很敬畏；另外，也多次提到營舍非常老舊。有一個禮拜天晚上兒子收假回部隊，就寢前傳回簡訊：連長突然宣佈要他們這梯台南區新兵（六個人），明日起赴陸軍二六九旅（位於新竹湖口基地內），做為期一週之「專長訓練」。新兵既然不能站哨服勤，那就趕快丟出去受專長訓練，以銜接、配合日後整個連隊之

操課、專精、下基地、演訓等任務，所以這應該算是正常、合理之安排。本來按照抽籤籤條上之說明，兒子的專長應是「車裝八一砲」，現在卻調去受「班用機槍」之專長訓，也就是說以後兒子在該部隊之專長就是「班用機槍」。心中難免有些狐疑，經過在DUT軍旅版幾次爬文後才得知，這種實際狀況（包括服役單位、專長等）與抽籤籤條所記載者不盡相同的例子根本已是司空見慣的情形。受完「班用機槍」之專長訓，返回該連後，兒子這梯次之新兵們也脫離一個月之「新兵保護期」，正式開始接手站哨（他們的哨點除了自己連上，主要是距離超過三百公尺的甲車車廠）等所有相關勤務與工作，成為不折不扣之「國軍裝甲旅機步營」弟兄。接下來兒子所屬連隊進行一連串的操課、高裝檢、接戰備、專精等繁重任務。除了假日留守與部隊管休之外，兒子幾乎都能於每週五晚上六、七點左右離開營區，開始踏上返家之途，大約晚上十一點至十二點之間會接到兒子的手機電話，告知火車已快抵達台南站，我再開車去台南後站接兒子回家，隔兩天（週日）下午再送兒子去台南站搭乘兩點三十六分之自強號回部隊收假，這是正常的週休例假流程。日子就在對週末休假之期盼與等待中一天天過去，

我們也逐漸習慣與適應兒子不在家（在軍中服役）之生活作息。

兒子在「凌雲岡營區」服役時曾經歷連、營二級部隊新兵懇親會。懇親會皆安排在週五，而且若有親人參與，中午即可提前將役男帶回家（無親人來懇親會者則依往例傍晚才能出營區）。為了瞭解「凌雲岡營區」之環境並讓兒子提前回家休假，每次懇親會我都親自參加。記得第一次（連級）懇親會之前一天我剛好有科專計畫審查案之工作，必須北上新竹清華大學一趟，當日下午完成審查工作之後，於清華大學門口搭乘雙連客運至龍潭，到龍潭時已是下午六點半，不久弟弟下班後開車來接我一起去享用具有客家風味之晚餐，晚上則住在先前已請弟弟代訂之「中山科學院」石管局招待所，該招待所雖然已稍嫌老舊，但設備還算齊全，已能滿足中上級之住宿需求，而招待所之環境清幽、綠樹滿佈、空氣清新等特點則是令人印象深刻與激賞。隔日早上八點時我剛用完該招待所之簡易型早餐不久，弟弟就已開車順道先送弟媳婦去上班（也是中山科學院）然後至招待所等我，可見他們夫妻都具有早睡早起之優良習慣。簡單收拾行李後，我坐著弟弟的車子往「凌雲岡營區」出發，沿途穿過龍潭市區，

這還是我第一次看清楚龍潭市區，以前抵達時皆是晚上，很多商店都已關門，根本不清楚她的市容。看來龍潭雖只算是中小型鄉鎮，但已比我想像中的要繁華熱鬧多了，尤其是那些具有寬敞、明亮大店面的花生糖連鎖店。車子經過「大漢營區」時我還特別瞄了一下這個大名鼎鼎的「陸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我記得以前服預官役時，曾經押車（大型軍用卡車）快速經過陸總部（怕被憲兵追），當時印象頗為模糊，如今從外面看得清楚，除了營區規模頗大，門口憲兵站哨與指揮交通外，好像與其他營區並無顯著差異。不久，我們即抵達「凌雲岡營區」，時間是早上八點半，離懇親會開始還有半個小時，我們算是最早抵達營區之家屬，因為營區大門都還緊閉著，經過門口衛哨詢問、檢查車輛後，大門才慢慢開啟；在沿路阿兵哥指示下，弟弟將這輛全營區第一部「懇親專車」停放在面對甲車車廠之空曠操場一隅。下車後匆匆瞥了一下四週環境，第一印象是覺得該營區區域遼闊，除停車之操場外，其他地區綠化程度很高，處處可見綠樹成蔭，可是等到走近兒子該連（一連）營舍，並看到周圍其他連的營舍後，剛才的好心情馬上煙消雲散，老天！這麼古早兼破舊的營舍真的是給人住的嗎？如果說

「新中營區」的營舍像是一般都會城市的違章建築，那眼前所見之「凌雲岡營區」營舍簡直像是貧民窟級的違章建築。處處斑剝脫皮如癩痢頭般的水泥牆面，黝黑潮蛀的木質架構，迎風嘎嘎作響的門窗，零碎孔洞和縫隙隨眼可見，整座營舍呈現與訴說的盡是歲月痕跡與滄桑。這種營舍不知高齡如何？我看肯定從超過一甲子起跳，如此「夏熱冬冷」型營舍既難完全禦風，隔熱功能亦差，風強雨急時想必享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無奈與鬱悶。難怪從兒子入伍以來，不停的聽到他有關營舍品質太爛的抱怨。當日是在北部冬季難得出現的風和日麗，我和弟弟在營舍外圍繞了兩圈，心情是持續低盪迴旋，既為這些阿兵哥們叫屈，也為自己每年辛苦工作、省吃儉用才得以以上繳之所得稅用途而滿腹狐疑與不平。懇親會是在他們連上的餐廳舉行，似曾相識的長方形餐桌、長條椅等很自然的勾起自己在服役時，整個「飛彈電子訓練中心」部隊會餐的一幕幕回憶。不久連長來和每位家長打招呼，連長看起來是個沒超過三十歲的年輕帥哥，挺拔壯碩的身材、陵線分明的五官、中氣十足的聲音、不怒而威的眼神，在地顯示出一個充滿朝氣的典型國軍優秀基層幹部，雖然他刻意放輕、放慢聲調地與家長們談話，但

從他踏入餐廳的一刻起，你就可以明顯的感受到那股融合個人特質的威嚴氣勢與氣氛早已瀰漫在他的周圍。聽到他隨口輕聲點了一下兒子的名字，兒子立刻大聲答「有」！並且瞬間拔地而起，抬頭挺胸，雙手緊貼褲縫，以標準的「立正」姿勢直直的站立不動；乖乖！真是有效，平常在家中從未看過兒子如此聽話與馴服之表現。心中一陣竊喜，真希望十一個月的軍旅紀律磨練能讓兒子從「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使他更加成熟與懂事。後來他們的長官——營長也親自到懇親會場來做了一個簡單的致詞，營長看來也頗年輕，大概三十五、六歲左右，也許是官階較高的緣故，他不像連長那麼嚴肅，講話幽默風趣，談笑風生。看得出來這些年輕的連、營長們應是國軍刻意栽培的優秀幹部，從他們身上確實可以感受到那種陸軍官校正期生特有的強烈使命感與榮譽心，真希望國軍多一些像他們這樣帶兵帶心、以身作則的好幹部，並希望他們那種熾熱的報國情操能長久持續下去，不要讓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等環境因素所澆熄，以使一般老百姓對國家（軍）多一分信心與期待。接近中午時懇親會結束，弟弟開車載我及兒子到離營區最近之火車站（埔心站）前的一家飯館用

午餐，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到「埔心站」——一個小型火車站，只停靠區間車而已。我想服兵役的一個好處或收穫應是經由休、收假過程之往還跋涉，會強迫你接觸以前從未去過（認識）的地方與事物，多少會增長自己的見聞。就以這個「埔心站」為例，自己坐了幾十年火車，尤其是在「飛彈指揮部」服役時更是每週往還桃園——善化兩次，但我從來就不知道台鐵還有一個「埔心站」，主要原因是快車（復興號以上）不停靠而是一陣風似的匆匆呼嘯而過，所以始終未曾對她留下絲毫之印象。這次與兒子從「埔心站」搭區間車一路經過「楊梅」、「富岡」、「湖口」、「新豐」、「竹北」、「北新竹」等六站到達「新竹站」，大約花了四十五分鐘的時間，然後再從「新竹站」轉搭自強號（大約三個小時）回到「台南」火車站。這趟難得的父子同行火車之旅，讓我實際瞭解兒子每次休假回家，從出營區算起光是等車、轉車與搭車至少就要花費五個小時；將偌長的寶貴休假時間花在來回路程上（與自己服兵役時之狀況類似），確實讓人覺得浪費與無奈。

大約一個月後，第二次（全營區營級）懇親會登場，我仍是選擇前一天（週四）晚上住宿「中山

科學院」之「石管局」招待所，以便隔天早上能準時抵達「凌雲岡營區」。這次的天氣就不如上次理想，從頭到尾都是細雨霏霏。四周一切事物都讓人有灰濛濛、濕漉漉的不舒服感覺，這是北台灣冬季的典型氣候，南部人早已習慣的溫煦、暖和的冬天陽光在這裡根本是可遇不可求的禮物。這次懇親會與上次性質、流程大致雷同，在會場聊天之際兒子透露說：他們連隊準備移防「下基地」（隔壁三連已先行下基地），連隊中帶得動的東西包括所有裝備，甚至連會餐用之大桌子、板凳、食勤兵烹飪用具如鍋、碗、瓢、盆等都必須一起移防，等於是大家搬家的的工作，瑣碎又繁重。另外，為了「下基地」時成績理想，全連已實施了一陣子（為期一個月）的「專精」訓練，每天增加三千公尺跑步、拉單槓及刺槍術等重量訓練，以便在「下基地」之「普測」能順利過關。若「普測」未過，除了全連被踢出基地，返回駐地加強重量訓練以後再重新「下基地」外，營、連長等各級長官也會受到懲處，當然如此一來，就「代誌大條」了，想當然爾，以他們那些積極進取、幹勁十足的營、連長來看，是絕不會允許讓這種丟臉且影響自己升遷的事情發生的。所以在「下基地」前嚴格要求、督促所屬官兵進行紮

實、精實之「專精」訓練也是可預期之事情。懇親會的時間在一邊輕鬆聊天與一邊等待的氣氛下逐漸過去，本來大夥在十點左右就已在連餐廳集合完畢，以便大家長——營長前來致詞並結束懇親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老兄的人影，就在大家引頸期盼、癡癡等候快不耐煩時，一位好像是士官的軍人進來宣布說：「營長及各連連長還在等候高級長官蒞臨視導，請大家稍候！」瞬間「嘩」、「哇」：整個餐廳充滿了一陣陣失望與無奈的嘆息聲。我們一直「稍候」到快十二點時，還是不見那些長官們的蹤影，最後是由一位幹部出面說明：營、連長正在陪同高級長官視察，今天懇親會到此結束。才總算是結束漫長的等待，於是眾人一哄而散，領著自己的子弟各自賦歸。

隨著時間流逝，我們也逐漸適應兒子於龍潭「凌雲岡營區」服役之生活模式——亦即每週五晚上十一點至十二點之間開車去台鐵後站接休假回家之兒子，週休二日後，於每週日下午兩點左右再開車送兒子去台鐵站搭自強號回部隊，以便趕上收假之時間。然後內心就自然而然地期待著下次休假早點來到。當然，每回兒子休假剛回到家時總是春風滿面，談笑風生；而越接近收假返回部隊時，則明顯地

心情越加沉重，臉上逐漸佈滿寒霜，連跟媽媽說話時也顯得不耐煩，口氣、態度皆欠佳。看得出來，要兒子從一個自由、舒適的環境回到束縛、封閉的部隊，那種不甘、不願的內心掙扎清清楚楚的寫在臉上。所幸經過兩、三個月多次之部隊駐地——家中往返調適，這種心情反差所造成之不愉快與矛盾已大為改善。度過熱熱鬧鬧、舉國同歡的建國百年後，時序進入民國一百零一年元月，有一次兒子休假在家中時正式宣告：他們部隊將在農曆春節（一月二十三日）二週前移防至新竹湖口（北測）基地整訓，也就是俗稱的「下基地」訓練，於是兒子的義務役軍旅生涯又進入了一個新的「下基地」階段。

C. 湖口（北測）基地演訓：

湖口裝甲兵基地對所有服過兵役的人而言，大概早就耳熟能詳，久聞大名了。我所不知道的是它是兩個國軍重要演訓基地之一（另一個好像是白河——南測基地）。據我所知，一般的本島實戰兵種單位（步兵、裝甲兵、砲兵等）每隔一段時間（一年內？）都會進駐基地演訓（俗稱下基地），以模擬及測試部

隊於實際發生戰事時之作戰能力。由於「下基地」之鑑測成績直接關係到部隊主官（管）之績效及日後之升遷前途，所以在得知所屬部隊要「下基地」前早就嚴陣以待。除在「下基地」一個月前嚴格要求部隊實施精實之「專精」教育訓練以提升各項相關之技能外，一旦正式「下基地」後更是時時繃緊神經、上緊發條，深怕一不小心在各種「普測」、「營、連級戰鬥訓練」、「期末戰力測」等發生「凸槌」，被各級裁判官扣分而影響部隊（以及主官）成績。別看連長平時在連上如君臨天下般的威嚴十足，但在「下基地」時期只要是裁判官（就算只是小小的士官）蒞臨，連長一定是畢恭畢敬的隨侍在旁聽訓，一點都不敢馬虎（應該是怕一個不小心惹裁判官生氣，部隊成績受到影響），平時一言九鼎的威風完全不見蹤影。我個人服兵役時沒有「下基地」的經驗（飛彈指揮部沒有這項課目），這些有趣的片段是兒子休假時所陸續陳述的。「下基地」以後，聽兒子反應說：「營舍遠優於駐地，他們連隊被分配在三樓寢室，熱水洗澡時間雖然也很緊湊，但已比在駐地時之生活條件好太多。」最重要的是這裡有較多的營站熱食供應，讓他們這些阿兵哥在超級難吃的三餐伙食之外，擁有較愜意之選擇，這點總算能讓家

長們稍微寬心一些。

兒子在「下基地」這段期間，他的休、收假往返交通與在「凌雲岡」駐地時類似，一般而言都是計程車——台鐵區間車——自強號的組合，只是總路程稍微減少一些，以收假為例，從台南搭下午兩點三十分之自強號北上後，一樣在新竹站下車，然後改搭區間車到湖口站（以前需搭到埔心站），再與同袍合包計程車回北測基地；算起來整個搭車時間大概就是省下區間車湖口至埔心那段的二十分鐘。對我而言，根本沒有差別，除了每週五（日）開車接（送）兒子外，最重要的是每週五早上要記得以「網路訂票」的方式預約隔兩週後（台鐵車票預約之極限）週五與週日新竹——台南間之自強號去回票，以便日後兒子休、收假之用。雖然平時常從各種媒體得知台鐵營運虧損連連，但台鐵自強號車票卻非常搶手，在週休二日（週五下午至週日晚上）時就已經很難買，如果遇到連續假期，那簡直是兵荒馬亂可以形容；往往是預約購票時段刚一開放，熱門班次、地點（如兒子需要之台南——新竹來回自強號）之車票就已在電腦螢幕上出現「本次車之車票已售盡」之標示。經過多次之網路購票征戰經驗後，我

也多少累積了一些心得，除了最基本的盡早（依台鐵規定最早為二週前）上網預定外，若遇到熱門點（如新竹站）已售盡時，則退而求其次買到其他小站（如竹南），甚至分成兩段式（如台南—彰化以及彰化—竹南）購票，當然這兩段之座位可能不一樣，也可能要移動更換好幾個車廂，但總比一路三個多鐘頭的站票要舒適得多。由上網預約購票到累積一些經驗與心得，應該算是我在兒子服役時所得到的額外收穫吧。

農曆春節過年是一般台灣人最重視每年全家團圓的日子，由於兒子已隨部隊移防至湖口基地，那時我們都在擔心兒子在春節假期間不知是否會被安排在營區留守？幸好後來答案揭曉，兒子被編入第二梯次（總共有三梯次）之春節期間休假，也就是和正常之公務人員相同時間休假。今年之春節假期（連彈性休假）一共九天，如同往年，我開車載太太及兒子回台中和媽媽、弟弟、弟媳婦以及妹妹全家團圓過新年。今年因為兒子正在服兵役，所以過年氣氛較往年為熱絡，所有親友（含台中之大舅、大舅媽、表弟等）一見到頭髮超短的兒子都很興趣的圍在他四周並追問部隊中之點點滴滴，兒子總是以略

帶靦腆的笑容侃侃而談（當然也多少含有一些吹牛誇張的成分），談笑之間似有若無地散發出那種從男孩逐漸蛻變成男人的成熟與自信。九天年假（這應是兒子服役期間最長的連續假期）在細雨霏霏中很快的溜走，兒子也只好收拾心情返回湖口，繼續「下基地」之演訓役期。

春節過年前後台灣正被「ㄣ型流感」所侵襲，每天都被媒體所報導的相關疫情新聞轟得人心惶惶，因為兒子休、收假過程都必須搭乘人潮擁擠的大眾運輸系統，根本無法避開公共場所，更何況部隊本身就是一個封閉性的公共場所，加上兒子本身的過敏性體質，使得我對兒子是否能躲過這波「ㄣ型流感」的侵襲常常感到忐忑難安，一顆心像是吊著十五個水桶般地七上八下。但是除了多多提醒他隨時注意身體保健（如在公共場合盡量戴口罩）外，也沒其他方法。三月初有一次兒子休假回家時，自己說感到身體有些疲倦，當時我們還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異狀，等到隔兩日（週日）收假要回部隊時，就明顯看到兒子體力虛弱，咳嗽連連，甚至稍微發燒，因為已接近收假時間，無法帶他去掛門診，只能提醒他服用家中的感冒藥。兒子榮譽心重，怕自己的身體狀況不佳而影響當時正在進行的整個連隊鑑測成

績。當天晚上，我估計兒子已經回到部隊後，第一次撥打他們連長的手機，向這位治軍嚴厲，全連畏懼的連長說明兒子的狀況，並請連長體諒兒子較不如意的表現。電話筒那端傳來的是連長親切的回答（完全不像想像中的威嚴），他說一定會注意兒子狀況，不會為難兒子，請家長放心！聽到連長這些話後，我和太太才稍微鬆了一口氣。其實我自己服過兵役，深知基層幹部之難為，一個連長每天面對、領導一百多個來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文化、思維的官兵，光要要求全連齊心完成同一件事就已不容易，何況還有應接與處理不完的上級交付任務、偶發（臨時）事件、官兵狀況（如兒子這次的情形）等，往往會讓人焦頭爛額，疲於奔命，據我所知這些基層幹部每天忙到凌晨一、二點才能就寢（六點不到又必須起床）的大有人在。對於這些負責盡職的基層幹部們，我都會寄以誠摯之敬意。

週一晚上兒子打電話回家說：「白天還是要跟隨部隊上山操課，咳嗽、發燒、喉嚨痛、四肢無力、全身筋骨酸痛等感冒症狀都加重，一整天下來身體非常虛弱，想要去找醫官診斷，看看是否能到外面醫院就診？」聽了這些話後，我和太太當然都很擔心他的病情，但除了好生安慰他一番外，實際上也

是鞭長莫及，幫不上忙。當天晚上，由於內心懸念，雖有睏意，卻是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有人說：「孩子是父母永遠的負擔！」看來一點都不假。隔天（週二）晚上兒子打電話回來說：「今日症狀依舊，經過醫官檢查後，認為病情較重（而且懷疑是「B型流感」），怕會感染別人，馬上開具轉診單由該連一位下士陪同，前往湖口規模最大的「仁慈醫院」做進一步之檢查。」不久兒子又打電話回來說道：「醫院檢查結果證實為「B型流感」，必須住院並隔離治療一週之時間！」這下「代誌大條」了，我從沒想過兒子服個兵役也會經歷住院（還是民間醫院）這個項目，雖然自己在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份間於「成功嶺」大專集訓（那個時代所有男生剛考上大專，於開學前都必須接受的軍事訓練）時，也曾因重感冒而在「成功醫院」住院兩天，但那畢竟是位於「成功嶺」內之國軍醫院。就在心慌意亂之際，我接到連長的手機電話，除了告知兒子的感冒症狀為「B型流感」，並已於「仁慈醫院」辦妥住院手續外，還特別說明連上安排一位下士班長陪同住院，以便就近照顧兒子，請我們家長放心，不必特別北上一趟。我們雖然感謝連上長官的關心與安排，但對兒子住院這件事無論如何就是放心不下，當下我就決定明

天要親自跑一趟「仁慈醫院」，看看兒子的狀況。又是一夜難眠後，隔日（週三）上午我上完兩節「數位電子學」後（昨日事出突然，已來不及向學校請假），立即匆匆開車赴台南高鐵站，搭乘十點四十九分之高鐵列車前往新竹。下午一點零三分準時到達高鐵新竹站，隨即轉搭台鐵六灣支線之接駁車至台鐵新竹站，然後再改搭台鐵區間車到「湖口」站。到達「湖口」站時已接近下午兩點半，天氣仍是北台灣常見、令人厭惡的淫雨霏霏，明明在台南出發時還是陽光普照，到這裡卻變成陰霾籠罩、挾風帶雨，絲絲寒意更加讓人心情鬱悶不開。幸好「仁慈醫院」離「湖口車站」不遠，撐傘步行了約二十分鐘（走錯路繞到「湖口車站」後站，多浪費了一些時間）到達「仁慈醫院」，直上「二」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吊著點滴，面容稍顯憔悴的兒子。親眼看見兒子後，心情總算是舒坦、踏實多了。首先簡單詢問一番後，接著就撥電話回家向太太大略說明一下兒子的狀況，以免她一直掛心。從昨天傍晚經醫院篩檢確定為「B型流感」後，兒子經過一系列標準治療並一直吊著點滴，目前發燒已退，但身體仍覺得虛弱且無胃口；連上指派來的一位年輕義務役下士班長很盡職的一直陪在病床旁邊，後來我才知道

這位班長將於一週後退伍，真是羨煞兒子和我。另外，就我在醫院時之觀察得知，這位班長外表高大挺拔，待人彬彬有禮，做事勤快負責，與一般對「草莓族」年輕人的懶散、浮誇、好逸惡勞等紆褲印象截然不同，真是一位難得的腳踏實地好青年。說實在話，也真感謝連上長官的關心（聽兒子陳述：昨晚連上的副連長以及輔導長都曾到醫院探視兒子）以及這位班長之用心幫忙照顧兒子。由於昨晚我已聯絡住龍潭的弟弟，請他先就近關照一下兒子，所以當我到醫院時，一眼就看到弟弟今早買來的一堆品相優異之富士蘋果及蓮霧。我知道兒子平時不太喜歡吃水果，但還是半強迫式地讓他吃了半個蘋果。兒子的主治醫師於昨日及今早查房時都建議至少住院三天（自主隔離治療一週），以兒子及陪伴的班長而言，當然是想多留幾天在醫院（脫離部隊掌握），總比在部隊裡操課輕鬆舒服；可是一來連隊任務繁重（每個人都自己的負責工作），連長已表明只要身體狀況許可，應該盡早回到連上參加基地演訓課目，二來怕住院時間太久會影響日後休假等權益，所以我和兒子商量後，決定只要明天沒有發燒（維持今天的狀況）就辦理出院回部隊。傍晚時弟弟及弟媳婦一起來醫院探望兒子（弟弟已是來第二

趟），他們也認為兒子的氣色還好，只要注意休養，應該沒大問題。本來他們想請兒子吃晚餐（由外面帶進來），可是兒子一直推說胃口不佳，只想多休息，我只好拜託那位班長於較晚時刻再外出幫兒子購買晚餐。為了讓兒子多休息，將近下午六點時我們三個大人離開醫院，由弟弟開車去龍潭附近一家具有客家風味之餐廳用晚餐。一路上夜幕逐漸低垂，進入「楊梅台地」時天色已是墨黑一片，由於路燈稀稀疏疏，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更特別的是山霧一層疊過一層，霧氣完全籠罩瀰漫整個省道，汽車雖已開啟所有大燈、霧燈，但能見度非常低（不知是否大於十公尺），除了一再提醒弟弟減速慢行外，對這種嵐封霧鎖的環境實在是印象深刻，甚至於心生恐懼（考慮行車安全）。不過弟弟卻很輕鬆的說：「這是「楊梅台地」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現象，他們常常往來此地，已經習慣了。」晚餐那家餐廳的名字早已忘記，它的客家菜味道不錯，尤其是最後那道「清蒸鮮活魚」，以整條新鮮活鱸魚清蒸後直接上桌，味道鮮美無比，齒頰留香，我在各地吃過多次之「清蒸鱸魚」，卻從無一次可以相提並論，難怪是號稱該餐廳之招牌菜。飯後弟弟帶我至一家龍潭當地頗具知名度之食品公司，我選購了四盒龍潭特產——軟

泥花生糖，準備明日分別送給那位一直陪同兒子的班長以及其他連上長官。晚上仍是借住經由弟弟預訂之「中山科學院」「石管局」招待所，在兒子服役六個多月期間，我於「石管局」招待所住宿之次數（迄今三次）竟已超過弟弟進「中山科學院」服務三十年來，因其他原因住宿招待所之總次數，實在是始料未及。當然對於弟弟及弟媳婦的「及時雨」熱心幫忙，也讓我銘感五中。隔天（週四）早上弟弟再開車載我從龍潭出發前往湖口「仁慈醫院」，到達醫院後，我發現經過三天休息後，兒子的氣色與精神都已大有起色（偶而會聽到他的咳嗽聲）；不久主治醫師偕同住院醫師來巡視病房，經過討論與檢視兒子狀況及病歷資料後，那位帥氣的主治醫師同意兒子出院，但交代兒子回部隊後還需自主隔離治療三天，以避免傳染別人。於是我、兒子以及那位班長三人開始分頭辦理相關之出院手續與工作如申請醫院診斷書、繳費、收拾行李等（弟弟因為服務單位有要事已先行離去）。接近中午十一點時，所有工作終告一個段落，我們一行三人離開兒子待了三天的「仁慈醫院」。考慮到我個人的飢腸轆轆以及他們兩位用餐方便性（此時回部隊應該沒有準備他們的中餐），我請這兩位年輕人在醫院附近之一家麵食

館用午餐，兒子的食慾還沒完全恢復，一碗湯麵都吃不完，那位班長也很客氣只點了一碗粿仔條（想必是不習慣和陌生長輩用餐），我個人倒是吃得蠻盡興的，蒸餃、湯麵、燙青菜等吃了一肚子鼓鼓的。飯後請醫院之保全人員幫忙呼叫一部無線電計程車，在提醒兒子回去後按時服藥外，儘速將醫院診斷書交給部隊醫官檢查，以便安排接續之自我隔離治療後，便目送兒子及那位班長搭上計程車返回「湖口基地」。我自己則拎著一大袋水果（主要是弟弟買來的富士蘋果與黑珍珠蓮霧），背著背包，信部走向「湖口車站」，搭乘區間車至「新竹站」後再轉搭自強號回到台南，也結束了這段讓人揪心懸念的「探病之旅」。

兒子回到部隊後，醫官依照「仁慈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建議連上讓兒子自主隔離治療。因此，兒子被安排隔離式生活，白天留在連上未隨部隊上山操課（相對的輕鬆與逍遙），晚上則睡個人床，等於是多了幾天「在營休假」。不久，基地演訓課目進入「期末戰力測」階段，除了持續上山操課、測驗外，比較特別的是將近一週之「野營訓練」；換句話說，那段時間內除了白天在山上操課訓練外，晚上

也不帶回山下之營舍休息，而是直接在野地搭架帳篷宿營（大約是一班九人擠一頂六人份帳篷），三餐吃的是食勤兵在野地烹煮的那種「連豬也搖頭」的野炊，沐浴固然不必奢望（野地本來就沒有此種設施），連每天一定會碰到的大、小便也要自己挖坑解決（野地沒有廁所），我有時還真懷疑在進行單兵伏進攻擊訓練時，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接收到那些別人所遺留下來的「黃金禮物」？總之這種嚴苛訓練應是設計用來模擬與測試在真正野戰戰場時軍人的適應與生存能力，當然也是考驗個人對惡劣衛生條件之忍耐極限。另外，軍用帳篷之防雨能力普遍不佳，一遇到下雨則常常是上面滴水、下面積水；雖然在帳篷內會先鋪上一層稍具彈性的床墊以增加睡眠之舒適度。但遇到下雨時，床墊早已被淋濕，此時疲憊之身軀蜷縮地擠躺在濕漉漉床墊上，稚嫩的臉龐上不時跳動著由帳篷頂端滴落的雨珠，這群正值狂野年紀之「捍衛戰士」不知能否安然入夢？兒子參加野營訓練時整個台灣都是陰雨綿綿，想必因此吃了不少苦頭。加上這段時間碰上國軍年度大事——「漢光演習」（今年是「漢光88號演習」，四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兒子的所屬部隊雖未直接參與「漢光演習」，但是他們所住宿之營舍因為要

做為配合「漢光演習」而動員之後備軍人教召部隊之營地，他們必須讓出營舍，因而增加額外三天之野營時間，我想這段野營訓練絕對會給兒子留下難以磨滅之深刻印象。經過三個月之「下基地」洗禮，算起來兒子自從新訓結束正式下部隊後，待在「湖口基地」的時間已長過在所屬駐地——「凌雲岡營區」的時間。他們的部隊於四月十八日結束在「湖口基地」之演訓課目，除甲車等重裝備外，其餘相關人員及隨身裝備等開始移防回駐地——龍潭「凌雲岡」營區，並準備下週起迎接另一項重頭戲——三軍聯合實彈射擊操演（俗稱聯勇操演）。

D. 三軍聯合實彈射擊操演（聯勇操演）：

回到駐地——「凌雲岡營區」不到一週，兒子的所屬部隊又要開始另一次移防，首先甲車等重裝備於四月二十三日由「湖口基地」運抵新竹火車站集結，其餘徒手人員則於四月二十四日清晨四點前抵達新竹火車站開始俗稱「綁鐵皮」的吃力工作。所謂「綁鐵皮」就是將先前已運抵火車站之甲車、指揮

車、悍馬車、救護車等重型裝備以木棒及粗麻捆繩固定於火車鐵板車上，所有軍車的每一個輪胎都必須以繩索紮實的緊緊纏繞固定在鐵板車之鐵皮上，以確保安全。清晨的涼風吹不乾額頭不停湧出的汗珠，各組成員為齊一繩索纏繞與固定動作所發出之「一二三」大聲吆喝更是此起彼落，一直到接近中午時，經由這群年輕盡職的「登步」弟兄們揮汗成雨與眾志成城的認真努力下，終於將原本停靠在月台的所有軍車一一綁捆固定在火車鐵板車上，完成這項艱辛之「綁鐵皮」工作。接著每人收拾行囊，除部分人員搭乘原列火車（就近看管已經「綁鐵皮」之裝備）外，其餘大部分人員攜帶隨身裝備，分批搭乘遊覽車奔向同一目標——恆春「保力基地」。「保力基地」位於屏東縣車城鄉，原是海軍陸戰隊的營區，這些年來為了配合每年約六梯次之三軍聯合實彈射擊操演（陸軍稱為聯勇操演），該營區提供作為參與演訓之陸軍機步旅或裝甲旅阿兵哥之駐訓地點。每次「聯勇操演」前後持續約兩個月，陸軍目前七個聯兵旅（即2、5開頭之機步旅與裝甲旅）加上兩個海軍陸戰隊之陸戰旅，一共九個單位輪流下「保力基地」進行一個梯次之「聯勇操演」，所以每個野戰部隊單位平均大約一年半會輪到一次「聯勇

操演」。以目前十一個月之義務役役期而言，並非每個義務役阿兵哥都會碰到這項「聯勇操演」（或俗稱打三軍），完全與個人的入伍時間點或是運氣有關，兒子在服役將近八個月時碰到「聯勇操演」，不知算是運氣「佳」或「差」？總之，野戰部隊弟兄所戲稱之「一票玩到底」各項重頭戲如高裝檢、專精、下基地、打三軍聯勇等，兒子真可算是全程奉陪，沒有一項缺席。

兒子於四月二十四日南下「保力基地」後，第一週為移防週，該週之時間係用來將所有裝備順利運抵「保力基地」。雖然一般人員是乘坐遊覽車南下車城鄉，但甲車、悍馬車等重型裝備是以火車鐵板車運送，而且只能運抵「加祿」站，到達「加祿」站後，還要靠阿兵哥們將這些經過「綁鐵皮」固定之重裝備予以鬆綁，從火車鐵板車上卸下，然後依序緩慢駛回營區。由於人員、裝備數量龐大，且為了甲車進出之方便性，所以一般人員、裝備如步兵（兒子也是其中一員）及軍卡等進駐「保力營區」，大型裝備如甲車及相關人員（甲射士）等則進駐緊鄰寬闊的200號省道（較方便進出）之「仁壽營區」。經「移防週」之打包、搬遷、「綁鐵皮」、運送、卸貨、進駐等程序後，部隊之相關裝備及人員皆已順

利由「凌雲岡營區」及「湖口基地」移防至「保力基地」，完成「聯勇操演」前之就定位工作。第二週為「準備週」，該週之主要工作為適應當地環境並著手準備各項演習所需要之器材（如設置打靶之標靶等）。以兒子所屬之機步營而言，每天就是行軍、攻山頭、設置笨重之標靶等課目；全副武裝的阿兵哥們在南台灣炙熱豔陽的鎮日烤曬之下，甲種迷彩長袖軍裝早已濕透入裡，經過「濕了又乾」以及「乾了又濕」之重複循環後，領子、袖口邊緣已鋪上一層層白色耀眼的鹽霜，為他們在汗如雨下仍堅守職責、辛勤操課之軍人本色做了最直接的見證。毒辣的太陽固然令人討厭，但是一旦遇到下雨天則更是叫人難予消受；一件聊勝於無之「小飛俠」又稱「雙濕牌」——亦即內外皆濕之雨衣，根本毫無擋雨之功效，只要雨勢稍微大一些，外面之甲種迷彩軍裝因雨而淋濕，內衣則因濕氣悶熱而汗涔涔地濕成一片，在這種「內外交相濕」的「半雨人」狀態下還是要在泥濘的土地上繼續進行「吃土」的攻山頭、打靶、行軍等操課，其灰頭土臉之狼狽模樣應是可想而知。「準備週」之後部隊開始接受「普測」，就步兵而言，打靶顯然是「普測」中的一項重點項目，靶距分別有75、175、300以及500公尺。或許是

靶槍太久未經「歸零」調整或是尚未適應環境等因素，在進行175及300公尺打靶時全部六、七十位受測人員竟然只有兩位及格，使得「海陸」出身的裁判官們頻頻搖頭，直呼不可思議，並調侃說：「從未看過打靶成績如此爛之部隊，簡直比前一梯的269旅還差。」如此成績以及裁判官們之冷言冷語，當然令好勝心極強的營、連長無地自容，除了鐵青著臉狠刮、狠訓部隊外，並嚴格要求重新落實靶槍之精密「歸零」動作以及各種射擊要領。所幸經過一連串之調整、修正後，弟兄們在戰戰兢兢、上下一心的努力下通過打靶補測，避免了被趕出「保力營區」無法參加「聯勇操演」的尷尬。

「聯勇操演」的演訓時間從頭到尾幾乎長達兩個月，這期間所有正常週休例假一律管制，中間只有三次「點放」假，每次從早上七點至晚上九點。阿兵哥可以選擇「點放」——統一於早上七點由遊覽車載往墾丁，然後自由活動，晚上七點時於原下車地點集合，再由原遊覽車載回營區；若不想參加這種「墾丁一日遊」，可由家長辦理懇親，將阿兵哥領出營區休假，晚上八點前再將阿兵哥送回營區即可。由於長官規定每次「點放」時必須留守三分之一人員，所以每個人於「聯勇操演」期間實際上只有兩

次「點放」機會。這三次「點放」時間分別是五月十三、十九及二十六日。兒子的留守日期為五月十三日，所以他的「點放」就是五月十九及二十六日兩次。兒子從四月二十二日回部隊（「凌雲岡營區」）後到他的第一次「點放」（五月十九日）剛好整整四個星期，換句話說，我們也有四個星期沒見過兒子，這段時間長度已超過他從新訓入伍到第一次懇親會的時間（十八天）。為了想早日看看兒子到車城後的模樣，我開始構思於五月十九日兒子第一次「點放」時去和他會面，剛好兒子傳手機簡訊告知：五月十九日他不想參加團體之「墾丁一日遊」，希望我們能去辦理懇親將他領出來，找一間旅館讓他好好洗一個澡。於是我決定在「四重溪」（鄰近車城鄉）訂一間溫泉旅館以方便懇親。由於「點放」時間為早上七點至晚上九點，加上我個人不喜歡晚上長途開車，所以想預訂五月十八、十九日兩個晚上住宿之旅館，本來以為在目前已趨近炎熱之天氣下，溫泉旅館的需求不大，要預訂連續兩晚住宿（比較方便，不必遷移）之溫泉旅館應是輕而易舉的小事一樁，沒想到在一週前開始以電話聯絡詢問時卻處處碰壁，生意好到令我覺得不可思議，媒體撲天蓋地的不斷報導景氣變差，人民生活痛苦，但我在這種熱天氣

之「小月」，想訂個連續兩晚（週五、六）之溫泉旅館都不可得，如遇到秋、冬天氣較寒冷時，這些溫泉旅館之生意豈不熱爆了？看來台灣媒體報導之可信度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好不容易地經過一番折騰之後，終於分別敲定五月十八日（週五）住宿「南台灣溫泉旅館」，而五月十九日（週六）則住宿「清泉日式溫泉旅館」。因為每間旅館之進房時間為下午四點，而退房時間為中午十二點，所以五月十九日當天從中午十二點至下午四點這段時間沒有旅館可供休息，我們必須自行設法打發時間（如午餐及外出遊玩）。

不過計畫趕不上變化，當我完成旅館預訂動作，正想鬆一口氣時；整個台灣地區卻開始承受位於巴士海峽附近之梅雨鋒面滯留以及西南季風水氣之雙重干擾與影響，一連幾天全台灣之天氣都極不穩定，除了陰雨綿綿之外，局部地區甚至出現超大豪雨，造成災情。就在我們準備出發南下之前一天（五月十七日），恆春半島遭受難得一見之超大豪雨之侵襲，半天之內累積雨量多處超過三百公釐，處處積水及膝，車城附近災情尤為嚴重，車城國小積水超過五十公分，學校緊急停課；另外，車城鄉之交通大

動脈——26號省道因積水嚴重而被公路局封路，無法通行。看著這些一則接著一則令人發愁的報導，我開始懷疑明天是否能順利開車南下車城？到了傍晚我實在忍不住，於是打電話到隔日預訂住宿之「南台灣溫泉旅館」去求證當地之現況，還好旅館服務小姐回答：「車城目前雨勢已變小，上午之積水也已消退，今天接待了一部大型遊覽車旅客，明天之住宿應該更沒問題。」聽了這些話後，心中雖然稍微踏實一些，但看到媒體（含網路）新聞不斷重複車城之災情報導，內心總有一些毛毛的感覺。隔日（五月十八日）中午我在學校參加完「所務會議」後（大約一點半），我再度打電話至「南台灣溫泉旅館」作確認，結果得到一個肯定之答覆：車城目前無雨，交通及住宿皆不成問題。於是當下做出決定，按照原計畫南下進行這一趟兼具懇親與度假性質之車城之旅。下午兩點半左右我開車載著太太從家裡出發，當時台南市區的雨勢中等，雖不至於影響視線，但我盡量緩速行駛；一路從「中山高」接88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到關廟，然後轉接「南二高」，車速當然急遽增加至時速一百公里附近，幸好雨勢漸小，所以能見度尚佳。這是我第一次開車如此深入「南二高」之尾端部分，眾所周知，「南二高」沿途風景

極美，處處都是「青山郭外斜、綠樹村邊合」的詩情畫意，可是因為我路途不熟，只能小心翼翼的緊盯著沿途各種指示牌，完全無心欣賞這一片南台灣美景。「南二高」自關廟以南只有「田寮」與「竹田」兩個收費站，至「竹田」附近時不只車道縮減（每邊只有兩線道），而且來往車輛相當稀疏，常常視線之內看不見其他車輛。車過「竹田」收費站後，我依照網路地圖指示，在「南二高」倒數第三站（南州）駛離「南二高」，經由南州交流道接上「號省道繼續往楓港前進。楓港是南迴公路的起點，以前實驗室舉辦東部之旅時，遊覽車都是由楓港進入南迴公路開往台東，現在則在楓港前另建有一條立體快速道路接南迴公路通往台東，以避免楓港附近之交通壅塞。車過楓港之後接200號省道（其實也只有這一條路），繼續往「國境之南」——恆春半島前進。車子越往南走，雨勢越小，200號省道（屏鵝公路）右邊就是一望無際的台灣海峽，由於視線佳，從車內往右看，但見碧波萬頃，海天一色，實在是美景天成，但因在趕路，擠不出一絲閒情逸致來細細品嚐。進入車城鄉時已完全沒雨，天空晴朗，視野極佳；我依照網路地圖之指示，於「彰化銀行」前之十字路口左轉接199號縣道往四重溪之方向繼續前進。

不久路邊出現「車城國小」的校門及前排校園，狀況良好，完全看不出昨天曾因暴雨侵襲而積水達五十公分之跡象。到達「南台灣溫泉旅館」的時間為下午四點五十分，算起來從台南家中出發至目的地——「南台灣溫泉旅館」，總共花了二小時又二十分鐘。

進入旅館完成 check-in 程序後，我們急著向櫃臺小姐打聽「保力營區」的確切位置與走法，出發前我雖然作了不少「網路功課」，但始終無法清楚瞭解如何開車到達「保力營區」？只知道它的位置雖然在四重溪附近，但地點實在很偏僻，一般阿兵哥們都是靠計程車接送至車城市區或其他都會區（屏東、高雄），再轉搭別的交通工具。經過我和旅館服務小姐一陣比手劃腳式之溝通後，大略得知一個輪廓，亦即順著 199 號縣道原路往回走，遇到一個「熊家萬巒豬腳」看板時再左轉旁邊之小路，沿路一直前進就會找到「保力營區」。於是我和太太放置好行李後，便趁著天色還亮，視線良好之際，開車前去探路，順便熟悉路況（以免明日一早時間緊促）。一路謹慎地注視著所有地形、地物，終於在經過一些賣蜂蜜的廣告牌之後，看到斗大的「熊家萬巒豬腳」看板，其旁邊果然有一條小路，我小心的將車

子轉進那條小路，眼角餘光彷彿看到「55號縣道」之標示牌，心裡委實納悶：如此狹窄，類似產業道路等級之小路居然是縣道？小路兩旁盡是洋蔥田，極少人煙，除了偏僻二字，也不知道如何形容？路窄只好緩速前進，過了好一陣子才看到一些住家，接著一棟大型建物上頭標示著「墾丁渡假民宿」突兀的矗立在小路旁，四周還停放了不少機車，顯然生意不惡。再往前走經過一個「保力農場」標示牌後，眼前出現一道水泥牆上面纏繞著鐵絲網，以我服過兵役之直覺，馬上判斷出這裡肯定是一個營區。果然前面不遠處一個哨所裡站著一個帶小帽值勤之阿兵哥，我急忙於路邊停車並前往該哨所，詢問那位阿兵哥：「這裡是否就是「保力營區」？」他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是的，這裡是「保力營區」。」我感覺到終於鬆了一口氣，探路有了結果，雖然這條小路偏僻、狹窄又漫長，但明天來懇親時應該可以很快找到目標，不會浪費時間。

接著去尋找另一個目標「福安宮」，「福安宮」好找多了，它就位在26號省道的旁邊而已。它是全省規模最大的土地公廟，五層樓高、器宇軒昂的宮殿式建築加上乾隆皇帝御賜的黃袍，使得這座土地

公廟備享尊寵而且香火鼎盛，遠近馳名。「福安宮」內也供奉著媽祖、觀世音菩薩等神明，它已經是車城甚至是整個恆春半島地區一般民眾的精神信仰中心。我和太太在宮內拜拜以後，便信步逛逛宮外群聚之商家及攤販，發現處處都在販售整袋洋蔥及盒裝「綠豆蒜」，這些應是當地的特產吧；逛了一圈之後，我們的戰利品是一小袋洋蔥以及六小盒洋蔥蛋捲。因為天空已逐漸下起毛毛細雨，我們只好準備返回旅館，另外因不想在外面用膳，便驅車沿著200號省道尋找便利商店以購買簡易型晚餐，途中經過一家規模相當龐大且停車場非常寬敞之「熊家（娘家）萬巒豬腳」，其建築與佔地之宏偉寬廣實在是令人印象深刻，想必應該是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吧，可惜當日寬闊的停車場內只稀稀疏疏的停放了幾部轎車，或許是非假日或是時間尚早，大批用餐客人尚未進門吧！由於雨勢越下越大，我們隨意找了間「全家」便利商店，買了一些烤蕃薯、關東煮、飯團、麵包等晚餐食物後，便開車返回「南台灣溫泉旅館」。晚飯後本想找時間去該旅館的大眾池「泡湯」，以享受溫泉之樂趣，可是還沒走到該大眾池就聽到人聲鼎沸的喧嘩，其中夾雜著許多濃濃的大陸人口音，等到見了大眾池之後，當真嚇了一跳，

怪怪！真是人山人海，有如菜市場般的吵雜，這哪裡是閒情逸致般的「泡湯」？根本就是一大堆人群聚在一起洗大鍋澡罷了，當下興趣缺缺，決定不去「泡湯」，轉往旅館正門前之廣場散步，一眼便瞧見五部大型遊覽車停放在廣場上，老天！這麼多的遊客，難怪擠得大眾池水洩不通，讓人興致全消，加上鎮日旅程疲憊，只好提早就寢，一夜安眠。

隔日（五月十九日，週六）早上七點十分左右太太就收到兒子的手機電話，要我去營區辦理懇親，於是我從旅館開車出發，憑著昨天的鮮明記憶，一路由199號縣道轉向156號縣道，並在狹窄的156號縣道中途很吃力地連續與八部滿載阿兵哥的大型遊覽車相會車，我想這些應該就是因「點放」而參加「墾丁一日遊」的弟兄。大約十分鐘後開抵昨日詢問的那個營區門口，哨亭中依舊有一個帶小帽的阿兵哥，我上前表明要辦理懇親之意圖，沒想到站哨之阿兵哥竟回說：「這裡是後門，不能辦理懇親，你必須繞道去大門才能辦理懇親。」老天！原來我昨天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沒找到正確的位置。我只好將車子迴轉，依照那位阿兵哥所指引之方向（實際上是走回頭路）去探索能到大門的路，我一邊

緩慢開車，一邊心中充滿狐疑，這裡四周空曠荒蕪，杳無人煙，也看不到其他路，要到哪裡繞道去大門？正在猶豫不決時，發現路旁有一座寺廟，我只好將車子先停放在廟前的小廣場，打算逢人問路。過了好一會兒，有一個婦人拿著香及金紙從廟裡走出來，顯然是位來拜拜的進香客，我見機不可失，急忙趨前請問「保力營區」大門的位置，那位婦人很熱心的指點：「由廟旁小路直走，遇到叉路時再右轉前行即可找到目標。」謝過那位婦人之後，我小心翼翼的將車子開進廟旁的「小路」，那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條阡陌縱橫中的加大版型田埂，連我這部轎車行駛在上面，都得讓我聚精會神，繃緊神經，真不知道剛才相會車的那幾部大型遊覽車的司機們，是如何各顯神通地操控偌大的遊覽車，以便妥適的奔馳在這條大型田埂之上？心中除了佩服還是佩服，如果換成我這位手腳不靈巧、方向感欠佳之司機，肯定是左支右絀、手足無措，一個不小心，搞不好就將車子卡在田埂上，進退不得，形成標準的「人在問途」，當然旅客也一定是怨聲載道、高呼倒楣吧！不久遇到一個三叉路口，前面橫向路面顯然寬闊許多，在未到三叉路口前已隱約看到前方山頭上似乎有一些墳墓聚落，等到在三叉路口右轉之後，視

野豁然開朗，但也瞬間看到左邊整個山丘佈滿墳墓群，路邊立著一塊牌子——「第五公墓」。我的天呀！原來「保力營區」除了位置極度隱密偏僻外，還隔著一條馬路面對著滿山丘之「夜總會」，真是超乎我的想像之外。不久終於看到營區大門，一位哨長及兩位全副武裝哨兵正雄赳赳地站在門口，認真執行衛哨勤務，右邊牆上鑲嵌著代表五八四旅之「登步部隊」四個大字以及帶著閃電標誌之裝甲兵1000。經我向哨長表明要辦理懇親之後，哨長便以電話向內部聯絡。過了一會兒，見到兒子一個人快步走出營區；嘿嘿！將近一個月沒見，兒子已曬成黑炭似的人兒，看得出來，能夠走出營區休假，兒子的臉上充滿著輕鬆與喜悅之表情。

我先開車載他回去「南台灣溫泉旅館」吃早餐（其實兒子已先在營區內用過早餐），其間兒子的媽媽曾經打手機電話來詢問狀況，顯然她也是急著想與兒子見面。餐後領著兒子上樓，進入住宿的房間，和媽媽一番寒暄、聊天之後，他急著想用筆電上網，真是時下年輕人之本性難移，偏偏房間內無法上網，他只好到樓下大廳去上網過癮。時間飛逝，接近中午時，我們必須 check-out 搬離旅館。於是整

頓好行李，開車離開四重溪區域，首先到昨日來過之「福安宮」，帶兒子進宮拜拜，祈求一切平安順利之後，便要思考中餐問題。我們在「福安宮」附近之商家及市場逛了幾圈，找不到中意之用餐地點，另外兒子也表明肚子還不餓，想去恆春市區看看。於是我們便在細雨霏霏的陪伴下開車一路沿著26號省道南下，途中路過那家「熊家（娘家）萬巒豬腳」時，我刻意將車子轉彎進入已近爆滿的停車場，盤算著中餐以「萬巒豬腳」來果腹也不錯，沒想到昨日還認為生意普通之「熊家（娘家）萬巒豬腳」，今天卻是人山人海、萬頭鑽動，當然裡面包含了不少陸客，餐廳內所有桌子都坐滿食客，擁擠的程度是走道幾乎寸步難行。在無計可施之下，我們只能放棄，打算等下午人少時再來買些豬腳等食品當晚餐，無奈之餘，繼續驅車南下。抵達恆春市區已接近下午一點半，由於道路不熟，我們在恆春市區內繞了幾圈，花了不少冤枉時間，才總算停妥車子，找間麵店解決飢腸轆轆的問題。因為兒子答應替留守的一位同袍購買一本「九把刀」所寫的書，所以飯後我們在恆春市區內逛了好幾家便利商店，最後又鑽近一家書店去尋找那本書，可惜仍是徒勞無功，「九把刀」的魅力可見一斑。恆春市區不大，好像

也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加上雨勢有變大的趨勢，我們除了在便利商店隨意買了幾杯沖泡式湯飲外，也只在另一家麵包店挑了一些糕點以配合晚餐使用，隨後即開車準備返回車城。

下午約四點時抵達「熊家（娘家）萬巒豬腳」，果然人潮、車潮減少很多，我們在裡面點了一份外帶式的豬腳、油豆腐以及河粉充當今天晚餐主食後，便驅車回四重溪今天之住宿地點——「清泉日式溫泉旅館」；中途我曾刻意將車子開到四重溪之「合家歡四重溪飯店」去瀏覽一番，該飯店具有很醒目的紅色城堡式外觀建築（雖然該飯店並無溫泉可泡湯），大約七、八年以前，我還曾以「合家歡公司」之住宿招待券（每年十張）舉辦實驗室旅遊（兒子也是成員之一），記憶中在這個位於四重溪之「合家歡全省連鎖飯店」據點——「合家歡四重溪飯店」，我們至少住宿了三次，可惜兒子卻回答：「他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進入「清泉日式溫泉旅館」並辦理 check-in 手續後，發現這家旅館規模比昨天的「南台灣溫泉旅館」小多了，停車場無法容納遊覽車，好處是旅客較少（應無陸客），環境顯得清幽許多，另外一個優點是自己的房間即有溫泉可泡湯，不必跑到大眾池去擠沙丁魚，相對而言，這點正是「南

台灣溫泉旅館」的缺點也是最讓我詬病之處。由於雨勢持續增大，已經不適合外出，於是太太要兒子去好好的蹲廁所，以解放幾日來的「內部堆積」，並且徹底的沐浴一番，洗滌、去除自從進入「保力營區」以來所累積的塵垢。五點半以後，我們三人擠在房間內一邊看電視，一邊吃帶回來的晚餐；時間過得很快，吃過飯，閒聊一下就已經到了晚上七點，雖然看得出來兒子還想多留一下時間（多呼吸幾口自由的空氣），但是為了比參加「墾丁一日遊」的大部隊兄弟早點返回營區，我還是催促兒子收拾行李準備收假。

外面雨勢越下越大，太太怕我路不熟，所以也坐上車子，跟我一起送兒子回營區。「清泉日式溫泉旅館」的停車場空間不大，加上下雨因素，很多輛車子同時在進出、迴旋，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車子駛出稍嫌擁擠的出口車道。我開車從四重溪溫泉區沿著199號縣道轉156號縣道，然後再轉進那座廟旁的田埂，一路屏氣凝神、小心翼翼的握著方向盤，雙眼則聚精會神地緊盯著雨刷來不及撥開雨珠的前車窗視野，幸好一路上都沒遇到其他車子，避免了在雨天下狹路會車的困難與尷尬；車外風強

雨急，路燈昏暗，四野茫茫，視線不良之際，除了必須專心注意路況外，一想到路邊滿山丘之「夜總會」，心裡多少會覺得「毛毛的」不自在。經過一番努力後，終於將兒子順利送至營區門口，望著兒子快步走入營區後，我們也如卸下一顆石頭般的鬆了一口氣。回程雖然仍是一片風雨與漆黑，但在已完成任務之當下，心情已輕鬆許多，車外之強風勁雨與漆黑原野也比較不令人感到必須全神貫注的壓力與厭惡。回到「清泉日式溫泉旅館」後，我在房間浴池內悠悠自在、舒舒服服的泡了一次溫泉澡，沐浴後全身舒坦，總算有一些在溫泉飯店「泡湯」的喜悅與滿足。當晚也是身體疲憊加上「泡湯」後全身放鬆舒暢，所以早早就寢，進入夢鄉。

隔天（五月二十日，週日）早上起床後就感到外面雨勢很大，聽太太說這場雨從昨晚一直下到現在都沒停，雨水真多，我心中暗叫了一聲不妙，等一下要開車回台南豈不也要在雨中行車？果然不錯，當我們吃完早餐後，外面天空仍是淅瀝瀝的下個不停，雖然雨勢稍小，但灰濛濛的蒼穹下壓著層巒疊嶂般，令人討厭的沈甸甸烏雲群，一看也知道這場雨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停止了，我們只好無可奈何

的驅車踏上歸途。萬萬沒想到，當日四重溪與車城的雨勢與雨量只能算是小兒科而已，我們開車越往北走雨勢越大，尤其是開上「南二高」以後，雨勢更大，經過高雄進入台南路段後，下雨簡直像是用倒水般的誇張，不只雨刷來不及撥水，能見度根本不到二、三十公尺，這是我在高速公路上所遇過最大的滂沱大雨；所有車輛除開亮大、小頭燈、霧燈之外，全都在外側車道減速慢駛，沒人願意將車子開在內側車道。我當然也是一路繃緊神經，緊盯路況，好不容易熬到關廟，我連忙將車子溜下交流道，轉接88號快速道路再回到台南市區。早上八點二十分從四重溪出發，回到家已是十一點十分。回來看新聞報導才知道這兩天台南市暴雨成災，五小時內降雨量超過三百公釐，除了多處積水，財物損失嚴重外並有人員傷亡，形成舉國注目之「520水災」。幸好我們回到家後，雨勢已明顯減小許多，檢視家中及四周環境並無遭受影響，除了鬆了一口氣之外，也著實慶幸能順利完成令人印象深刻與別具意義的「車城懇親之旅」。

這次「點放」之後，兒子所屬的「登步部隊」繼續演訓之照表操課，並於五月二十三日進行第一次

「小聯勇」——營實彈測考，可說是整個演訓成果之第一次驗收。射擊武器包括 155 自走砲、81、120 迫砲、105 戰車砲、50 機槍、20 機砲、M240 同軸機槍、40 榴彈機槍、M249 機槍、T91 步槍等，「保力山」靶場砲聲、槍聲大作，硝煙瀰漫，對兒子而言既是第一次應該也是永難忘懷的身歷其境之震撼教育。這次營實彈測考有一個小插曲，一顆機槍彈因跳彈（槍彈擊中堅硬之山壁後反彈回來）緣故，不規則地脫離原有軌跡打到附近民家之一間羊寮屋頂，雖未直接造成人員傷害，但正在羊寮工作的女主人受到很大之驚嚇，因而引起居民向軍方抗議，並向媒體廣為「爆料」。軍方派員檢查確定是跳彈引起之意外後，除向居民道歉外，並承諾派人修復羊寮之損壞部分。該週週六（五月二十六日）是整個「聯勇」期間最後一次「點放」，兒子參加團體之「墾丁一日遊」，以紓解連日來之身心壓力。當天兒子是和幾位同袍一起去逛恆春市區，除了打打「網咖」以及在「肯德基」吃中餐、消磨一些時間外，就是隨處看看、逛逛。輕鬆、逍遙之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很快地集合時間逼近，大夥又依序被遊覽車群載回車城之「保力營區」，以準備面對下週之第二次「小聯勇」。

第二次「小聯勇」於五月二十九日（週二）舉行，由國軍之參謀總長親臨視導及驗收成果（作為期末鑑測時總統親臨視察之前期準備），而前一天（五月二十八日）則由陸軍司令蒞臨營區作精神講話。可想而知，那幾天小小的「保力營區」一定是冠蓋雲集，處處星光閃閃。當然為了在這些最高級長官面前表現良好，各級長官一定會提前一波接一波蒞臨部隊，加強督導，嚴格要求；所有參演之阿兵哥當然也是個個繃緊神經，上緊發條，以免挨刮挨訓。那次「點放」之後全台各地的天氣都是陰偶陣雨（甚至是大雨）的型態，獨有恆春半島一直都是豔陽高照，烈日灼身般的酷熱。在連續幾天整日全副武裝的操課之下，兒子在手機簡訊上說：「額頭與臉部都被曬傷。」看得我們實在有些心疼，還好他們已順利通過第二次「小聯勇」演習，連長還得意的說：「成績比第一次「小聯勇」進步！」我想在部隊中只要長官高興，阿兵哥就可以不必提心吊膽而能比較輕鬆的過日子吧！現在的參演部隊應該處於持續演練，維持高昂士氣，以迎接最重要之期末鑑測之最後準備階段。值得一提的是，每次出動甲車上山操課演練，過程辛苦之外，操課之後阿兵哥除了要清洗甲車，還得負責將馬路上之甲車履帶痕跡清

除乾淨，等於是多了一項額外之任務。每次「小聯勇」結束後，在等待下一次「聯勇」的期間，弟兄們之主要工作除了裝備保養外，就是站哨與公差。在「保力」有一項特別的公差——民事公差，亦即幫忙附近居民清掃環境、採收洋蔥、看顧牛、羊，甚至是廟會期間的扛神轎等工作，算是軍愛民的具體表現吧！兒子在六月二日（週六）出民事公差，被派去協助割草一整天，想來也吃了不少苦頭，以前在家中時何曾做過這些勞力工作？現在迷彩軍裝上身，一切以服從為前提，就算是心中有多強烈的不願意與排斥感，再苦再累也得咬牙撐過；以一個父親而言，真希望這些訓練與磨練能一點一滴地紮實雕砌出兒子的日漸成熟與茁壯！在接近「聯勇」的前幾天，他們部隊又要上山重複演練相關課目，並且實施野外宿營，雖然有載回營區沐浴，但在酷暑燠熱的「國境之南」區域，九個人擠睡在一頂通風透氣不良之六人份帳篷內，想必是汗水相連、怪（臭）味互通的難得經驗。只是在疲憊之餘，聲名遠播之「國境之南」美麗、壯觀之星辰夜景不知是否曾鑽入這群年輕可愛的「登步」捍衛戰士們的夢鄉？

經過六週嚴格、密集、精實之訓練後，中華民國一零一年三軍聯合實彈射擊操演（代號聯勇101-3

與101-4號操演」於六月七、八兩日於恆春三軍聯訓基地隆重舉行。這次主要參演部隊為兒子所屬的陸軍裝甲五八四旅（亦即具有輝煌戰史之「登步部隊」），另外搭配其他陸、海、空支援部隊一起操演。此次國軍重要年度操演除了驗證三軍聯合作戰之計畫作為、聯合指管、兵火力運用與國軍聯合後勤支援等訓練績效外，主要也是進訓部隊——陸軍裝甲五八四旅之基地期末實彈射擊測驗。原本兒子所屬之機步營主力部隊（代號聯勇101-3）預計於六月七日（週四）演習，後來聽說馬總統將於六月七日親臨視導「聯勇操演」，並希望看到飛機、大砲、戰車等聯合作戰之演習，於是軍方高層更動部隊參演次序，將以戰車營為主之部隊（代號聯勇101-4）提前至六月七日參演，而兒子所在之機步營主力部隊遂被延至六月八日（週五）才登場。這次「聯勇操演」總統及軍方皆極為重視，各種平面及電子媒體亦廣為報導。依據媒體報導，首先上場之六月七日「聯勇101-4操演」中，先有空軍F-16戰機向佔領保力山的假想敵軍投擲二十五磅練習彈，接著陸航直升機群低空飛入，AH-1W攻擊直升機發射多枚火箭與機砲，全部命中靶區，直升機群一飛離，砲兵（M-109自走砲與155榴砲等）火力立即鋪天蓋地而來，砲彈群

從空中呼嘯而過並命中七百公尺外之靶區；重頭戲是四枚標槍反坦克飛彈，飛彈一發射後立刻拔空而起，然後再俯衝垂直攻擊戰車靶車，全數命中山頂上戰車靶車之頂部並引爆；隨後，五八四裝甲旅戰車與機步營弟兄先後以CM-1戰車砲、步機槍、六六火箭彈等武器掃蕩盤據在保力山之假想敵，並在砲兵之掩護射擊下，步兵衝上山頭高舉國旗揮舞，當日演習結束。據統計，該日演習一般彈藥之命中率為95%，而精準彈藥（標槍飛彈）之命中率更達100%，一掃去年聯合防空火力測考成績不佳之陰霾。除了馬總統對以五八四裝甲旅為主之參演部隊之優異表現表示「非常感佩」肯定外，在場觀禮的各國武官也都不時響起熱烈掌聲，總算是為軍方扳回顏面。六月七日近中午時，當天之演習結束，總統一離開，所有媒體也跟著撤離，好像沒人關心隔日（六月八日）還有另一波「聯勇101-3操演」，真是讓人領略到媒體的大小眼與現實。

六月七日「聯勇101-4操演」整個過程都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可是當天演習結束後，尤其是傍晚以後，整個恆春半島又下起大雷雨，雨勢一直持續到六月八日上午兒子所參與的「聯勇101-3操演」

開始前才停止。大雨雖然稍歇，但是滿地泥濘，更增加演訓之困難度。兒子是「班用機槍兵」，他的武器是具有彈鏈之M-249班用機槍，該機槍為一人手提式武器，雖然不是很重（大約七公斤），但因只有一人操作，既要自己負責機槍架設與彈鏈裝置，也要隨時注意機槍發射後彈殼之回收，他們常以一加工過之保特瓶配合網袋來回收機槍彈殼，聽說若是彈殼缺少，就得自費向「小蜜蜂」購買，否則還無法交差。這些繁複的枝枝節節操作程序，若非平常精實訓練與熟練，一旦遇上在各種天然條件欠佳之場地如雨天、泥濘地等舉行真槍實彈之射擊操演時，肯定會手忙腳亂、狀況百出。所幸兒子個性積極，責任心與榮譽感強烈，平日在M-249班用機槍之操作、保養上自我要求極高，各種細節與動作皆能確實落實以達到熟能生巧之地步，所以在實彈射擊操演時，他都能應付自如，不負使命。六月八日的「聯勇101-3操演」流程與前一天「聯勇101-4操演」類似，操演場地則不同，馬總統與一大堆媒體所觀看的「聯勇101-4操演」在保力山舉行，而兒子所參與（沒有任何媒體關愛）的「聯勇101-3操演」則在仁壽山舉行。至於「聯勇101-3操演」內容一開始也是由空軍F-16戰機與陸航AH-1W攻擊直升機

的火力展示拉開序幕，在飛彈操演方面由悍馬車發射四枚拖式飛彈取代昨日之標槍飛彈，而在裝甲、步兵之聯合攻擊方面，則大部分由M-113裝甲車取代昨日耀眼的明星CM-11戰車，配合兒子所屬的機械化步兵營進行最重要與壓軸的任務——攻略山頭、奪取陣地。在泥濘不堪的仁壽山演習場地本已舉步維艱，更何況手持機、步槍、全副武裝必須使勁衝鋒前進的步兵們，其處境之辛苦可想而知。可是他們深知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惡劣的環境不能構成前進的障礙，裹足退縮更是無法啟齒的羞辱，於是在泥濘滿地、煙硝瀰漫的仁壽山，但見一群群迷彩機械化步兵在滿山遍野、震天價響的殺聲助威下，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地蜂擁向前挺進，場面十分壯觀感人。突然間，裁判官下達：「臥倒射擊」的命令，剎那間，所有迷彩阿兵哥皆毫不猶豫的向前撲倒並準備舉槍射擊，滿地的泥巴、臭水、爛土等毫不客氣地同時濺滿阿兵哥們的身體、迷彩服與武器，兒子當然也不例外，除了一身「泥人」以外，眼鏡也爬滿泥漿，能見度幾乎等於零，幸好平常訓練有素，兒子除迅速以衛生紙拭去沾在眼鏡上之髒物外，並依訓練要領與心得沈著、謹慎、確實地完成架妥M-249班用機槍、裝置彈鏈、瞄準擊發等一連串環

環相扣的動作，在規定時間內，兒子順利達成擊發四個彈鏈（每個彈鏈三十發子彈，一共一百二十發子彈）並擊倒所有標靶的要求，成績優異，裁判官大表讚賞。其實當日兒子所屬的機步營弟兄每個人皆像兒子一樣，人人無畏四周條件惡劣的環境，以達成任務為唯一心念，奮勇衝鋒前進，準確火力射擊，使整個仁壽山操演區域迴盪、瀰漫著震撼山河的雄渾、磅礴氣勢。機步營弟兄上下一心、精誠團結，整體期末測驗成績相當突出，裁判官們讚譽有加，紛紛表示這群「登步健兒」是他們在三軍聯訓基地服役多年來所見到最精實、優秀的國軍勁旅。打過「三軍聯勇」後，這群虎賁勇士已成為頂天立地、貨真價實、雄壯剝悍的中華民國捍衛戰士。當然，身為其中一員捍衛戰士的父親，本人更是深深感到與有榮焉！

經歷永生難忘的「聯勇101-3操演」淬煉與洗禮後，兒子於當天（六月八日，週五）下午五點起終於得到久違（超過六週）的假期，可以一連休假三天，紓解一下多日來緊張、沈重、疲勞的身心壓力。根據太太反應，兒子所帶回來的一大袋子髒衣服，每件迷彩外衣（褲）她必須先經過七回合（七臉盆）

乾淨的清水沖洗，臉盆才能達到水清見底的狀態，否則根本像是「黑龍江」般地混濁、骯髒與惡臭；然後再經過洗衣粉浸泡、手工大力搓洗、洗衣機重複沖刷、洗滌等程序，才能恢復勉強乾淨的原始模樣。迷彩服上沾滿泥土、雜草等髒物本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居然連內衣褲也都浸染成類似擦拭過臭水溝污泥的灰黑色抹布，可見在這場「聯勇操演」過程中，兒子全身浸浴在雨水、汗水、泥巴、碎石與雜草等髒穢物所交織成的惡劣環境的時間長度實在很難想像，對於兒子所展現的忍耐功夫與毅力，我及太太皆深感折服。這次休假兒子是帶著感冒及腸胃炎的病症回家，看著一臉倦容、食慾不佳、面如黑炭般的兒子侃侃而談「聯勇操演」的點點滴滴，心中著實為兒子在這段壓力沈重、情緒緊繃的日子所受之煎熬，一方面感到十分不捨，另一方面卻也有期待中之秧苗已日漸成熟、茁壯的一絲絲竊喜。今年氣候十分詭異，除了五月份大致上算是「乾梅」以外，從六月初起台灣南部一直遭受到梅雨鋒面的影響，雨勢不斷，而且梅雨鋒面一波強過一波，造成之災害也接踵而至；六月十、十一兩日台灣地區更是遭受到史無前例的暴雨轟擊，今年最後一波也是強度最強的梅雨鋒面與一道旺盛的西南氣流南

北同時夾擊台灣。從雷達回波圖明顯看到，代表降雨最劇烈的紫色區塊很誇張地覆蓋住整個台灣，台灣全島遭受到狂風、暴雨、山洪爆發、土石流等瘋狂蹂躪，降雨量達到「超大豪雨」等級（單日超過350毫米）的地方比比皆是，全國幾乎處處淹水成災，道路、橋樑柔腸寸斷，山區土石大量崩落，惡水吞噬大批民宅，災情慘重到令人不忍卒睹。國軍當然也出動許多官兵，積極參與今年「512水災」之救災工作。兒子於六月十一日（週一）下午四點收假趕回「保力營區」時，還處於這場「512水災」的肆虐期間；雖然在風雨中順利回到營區，但是他們要在後天（六月十三日）凌晨三點赴加祿車站，再做一次艱辛之「綁鐵皮」工作，將所有軍車等重型裝備綑綁在火車鐵板車上，以便運回駐地。以當下之天氣型態來看，屆時恐怕又是一次重大之考驗。果然不出所料，六月十三日當天雖然全台灣大部分地區的下雨都已停止（台南甚至還能看到陽光），但屏東半島卻仍是大雨滂沱，這種誇張性的、綿綿不斷的雨勢實在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厭煩。當然兒子及其弟兄們在這種天候下，戮力完成「綁鐵皮」工作後，並整裝坐車返回龍潭駐地時，每個人早已成為衣服、褲子、鞋、襪、背包、行李等全部濕透的不

折不扣落湯雞。六月十四日他們又至新竹站執行「下鐵皮」工作，將甲車等重型裝備由火車鐵板車上卸下，一路謹慎駛回龍潭駐地，完成在「移防週」內將裝備及人員由恆春三軍聯訓基地移防回駐地——「凌雲岡」營區的任務。至此，兒子所參與的「聯勇操演」也正式劃下完美的休止符。

E. 「凌雲岡」駐地服役：

經過「聯勇操演」後，兒子的十一個月服役歷程也逐漸進入尾聲，離正式退伍日已不到一個半月，如果再扣掉因參加「聯勇操演」所累積的大量週休假、榮譽假以及參加「聯勇」以前的積假（總共大約十七天），真正在營日數已是屈指可數。換句話說，這時候在「凌雲岡」駐地服役已相當於「待退」的階段，不只各種任務、工作要求都能駕輕就熟，心境上也是比較趨近於老兵層級的篤定與持重。那種鎮日瀰漫著緊張、恐慌以及沈重壓力所伴隨的窒息感的「菜鳥症候群」，業已煙消雲散。例如在剛歷經「聯勇操演」後，兒子所在的「凌雲岡」營區馬上又碰到「高裝檢」的重頭戲。如果在平時，這項年

度大戲肯定會將整個營區操得人仰馬翻，可是一來這些「登步」健兒剛從「聯勇操演」洗禮後歸建，各項重要裝備早在赴屏東「保力基地」前即已確實、縝密的檢閱過，二來這些阿兵哥們在經過「聯勇操演」的大風大浪淬煉後，心智已成熟、沈著許多，工作績效自然如水漲船高般的明顯改善；所以，這次「高裝檢」就在比較輕鬆自在的氣氛下安然度過，可說是皆大歡喜。回到「凌雲岡」營區後，兒子開始「衝假」過程——於退伍前補休所有積假，這應是整個服役期間最舒服愉快的一段日子；總計兒子補休了三段長假，分別是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日、七月十二日至七月十五日以及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往往是星期日下午二點十五分左右才送他去台南火車站搭乘自強號回營區收假，過兩天的週二晚上十一點半附近，我又開車去「台南後站」接他回家，開始另一段休假。真的像是所謂「進出火車站如同自家廚房般地頻繁」，另外一件很明顯的變化是在收假前的收拾衣物等準備工作時，兒子的臉部表情與應對態度已由鬱悶、煩躁、不耐煩等改為具有柔和線條的輕鬆與平易，有時還會出現談笑風生般地愉悅氣氛。看得出來，隨著軍旅生涯逐漸進入尾聲，除了早已適應嚴謹的部隊生活外，並已

通過一系列重量級磨練的組合（一票玩到底），剩下的日常營區工作如打掃、站哨、公差等只能算是小兒科等級的消磨時光之差事，所以收假對兒子來說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情緒低落甚至是瀕臨窒息的沈重枷鎖。

盼望著，盼望著，經過漫長的等待，時間的腳步終於來到了兒子退伍的日子——中華民國一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如平時休假之時程，兒子於下午六點多時離開服役的「凌雲岡」營區，踏上「自由自在」的返鄉之路。晚上十一點半時抵達台南，我開車接他，見面時第一句話就很高興的對他說：「歡迎退伍回家！」兒子臉上充滿了輕鬆愜意的笑容，我想服役過程中所有的辛酸、痛苦、折磨、無奈等都會一一融化在這抹苦盡甘來的笑靨中，剩下的就留待日後慢慢品嚐與咀嚼的回憶吧！回到家後，望著引頸期盼的「退伍令」以及署名「陸軍裝甲第五八四旅機步二營機步一連連長林高安暨全體官兵敬贈」的亮眼「鵬飛鷹揚」紀念獎牌，心中一股悸動，我想我自己、太太、媽媽等所有關心兒子服役的人，除了從此可以卸下這十一個月來的揪心懸念外，我們更為兒子以毫不迴避、退縮的態度果敢承擔

國家義務，接受挑戰與磨練，終能光榮退伍而感到無比興奮與驕傲，我想說的是：「兒子，我們大家都以你為榮！」

結語

我國憲法第二十條明文規定：人民有依法服兵役之義務！一般役男（包括我自己）都會把這項既神聖又甩不掉的工作（使命？）當成虧欠國家的債務，只要是生活在台灣地區，這項國家債就遲早要還（當然那些想盡辦法，鑽營漏洞而達到逃避兵役者不在此限）。幾乎所有的義務役役男都是懷著不甘不願與忐忑難安的心情入伍。曾經在「軍旅版」看到一則故事，作者與同梯次役男們坐火車專車南下入伍新訓時，除了四處見到臉部如死灰般地無助表情外，並且第一次感覺到整個車廂出現不可思議地寂靜與凝重氣氛，好像每個人都剛與女朋友分手的樣子，整段描述真的是很貼切說出一般役男入伍時感受。另一方面，役男父母親的心情同樣不好受，看著平時過慣舒適自在生活的兒子正要踏入封閉、嚴肅、拘謹、單調、沈悶的軍隊，各種操心與懸念很自然的竄入腦海，並且形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兒子平安退伍，才能將它轉化成無憂無慮的回憶。我自己也曾經是役男（兩年陸軍防空飛彈

指揮部之預官役），如今則是役男家長，兩種身份角色的經歷，讓我個人對國家役政實在感觸良深，而且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1. 既然服兵役為憲法所明訂之義務，就應該確實貫徹「人人平等」的精神。所有屆齡役男都應投入常備役、替代役、社會役的行列，為國家、社會做出相同時程（如一年）之奉獻，而不是像現行制度一樣，廣開方便之門（後門），羅列琳瑯滿目之免（減）役條款，讓有心人士鑽營法規漏洞（如短期灌水增胖、調整視力、視差等不勝枚舉），達到逃避兵役之目的。這些「有力人士」若真是身體殘疾無法勝任各種工作，以達到免役條件，那應是普羅社會所能接受的事情。但據我個人多年來的觀察，這些免役青年往往在他們自己的事業上表現得如生龍活虎般地活躍，完全看不出他們有何不能正常服役之原因？於是社會的現實就是正直、守法的役男乖乖入伍服役，以血汗捍衛國家社會安全，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讓那些逃避兵役的「聰明人士」好整以暇的衝刺自己的事業，甚至是回頭嘲笑那些同齡「傻瓜」，白白浪費至少一年的「黃金時間」。於是「公平」兩個字在我國數十年來

的役政，實在只能算是唬弄守法百姓，聊備一格與頗具諷刺味道的口號而已。解決方法其實相單簡單，亦即取消所有免（減）役條款，所有役男（除身心障礙不適合任何工作者）全數投入常備役、替代役、社會役的行列，讓他們以光榮驕傲的心情為國家社會做出實質的奉獻，服役期滿退伍之後，他們都可以抬頭挺胸大聲說出：「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男子漢！」也只有如此，公平的役政才能烙印在一般百姓心中，而不再是隨時、隨處遭人奚落的口號。

2. 現在社會已頗為開放、多元，軍方在各種訓練、要求上也比以前更講究人權與文明，但一般小孩子在家中、社會普遍過慣自由、舒適的日子，一旦成為役男投入個人自由完全被剝奪，處處講究團隊紀律、強調服從的軍中，生活環境的巨大反差肯定會造成極難適應的陣痛期，若又身處工作繁重且兼具相當程度危險性的野戰部隊，平時若無妥適疏導身心欠佳之狀況，稍有差池則極易造成令人遺憾、扼腕的意外與悲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從媒體報導得知一些阿兵哥的意外事件，如酒駕導致人員傷亡、因感情因素而自戕、裝備操作不當造成傷害等，無論意外是因部隊管理不良或個人因素所

引起，每一件意外事件除了帶來無可彌補的損失外，更是長久且深深的刺痛每位役男的家屬們。所以身為野戰部隊役男的家長，可以說是常常處於揪心懸念的「營外服役」狀態。我個人以為「平安退伍」除了是所有役男家長引頸企盼的願望外，更應該是國防部給全國守法民眾的最重要承諾，國防部應確實督導所屬單位，揚棄所有虛假、表面工作與文化，重新徹底評估、改善現存之缺失，針對誠實提出各項缺失與改進方案之人員，不僅不應處罰，反而應予適當獎勵，以提供一個安全、先進的服役環境，讓所有役男都能健健康康的入伍，平平安安的退伍。如此一來，不僅全國家長都會感謝國防部，軍方在一般百姓心中的地位也才有從谷底翻升，漸獲尊崇的機會。

3.就我個人之觀察得知，目前仍有為數不少之老舊甚至於破舊之營區繼續在使用中，這些屬於古董級的營區除了營舍古老、陳舊、破損外，一般而言連基本的生活條件（如熱水供應、充足之衛浴設備等）都不健全。役男在此種環境中服役，其心中之不平與怨懟可想而知，至於希望透過服兵役來提升愛國意識的偉大情操，則恐怕只會淪為不切實際的幻影與笑柄。基於曾經身為役男與役男家長的

雙重身份，本人願意大聲疾呼，敬請國防部撥出「相對些微」之經費，徹底整建、修繕所必須使用之營區。讓全國家長放心他們的子弟是在健康、人道的環境中接受軍事化洗禮與為國家盡義務。經過一定時間的淬煉後，他們的體魄與人格必能更加健壯與成熟，愛國與愛鄉的根苗也才能真正從這些年輕純真的心田中滋長與茁壯。至於廣受非議、品質欠佳的軍中伙食，在持續裁軍導致兵源日益短蹙的今日，軍方實在需要嚴肅考慮自我辦伙的必要性，與其消耗大量人力於採買、清潔、烹調等流程，並經由廚藝不佳之食勤兵烹煮出食難下嚥之伙食（有很大比例之三餐係直接倒掉成廚餘），倒不如改弦更張，另起爐灶。軍方應可認真考慮除留下少數學有專精（至少需具有證照）之食勤兵以支援特殊地區、高司等單位辦伙外，將絕大部分營區之伙食委託民間包辦，相信透過類似「中央廚房」的辦伙及網路配送系統，應可提供官兵及時且具一定安全衛生水準之可口伙食，如此既可節約大量人力、物力又可避免可觀之浪費。另外，以軍方為數數十萬人的龐大市場，肯定會吸引眾多民間廠商競相投入以角逐這塊市場大餅，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良性競爭、評比、招標等程序，

績優廠商及其相關系列產品（優良伙食）必能脫穎而出，以提供讓阿兵哥吃得稱心，家長放心的高品質軍方伙食。其實不只伙食一項，軍方內部一些完全不具有機密性質之事務及業務，也應逐漸釋出，改由民間充沛且具相關專業水準之人力來執行；除可提高效率外，更能將越來越有限之軍方人力直接、有效地投入建軍備戰的首要目標上。

4. 舉世皆知，國家安全奠基於強大的國防力量。一支剽悍精銳之國軍勁旅不僅是捍衛國家社會安全的堅固磐石，更是全國民心士氣賴以維繫的基柱棟樑。若無國軍所提供之安全、穩定屏障，所有個人之事業、幸福等皆將淪為「烏托邦」式的空談與幻影，國軍所肩負使命（責任）的神聖（沈重）可想而知。另外，國軍所需戍守的疆域北起馬祖列島，南至東、南沙群島，即便暫不考慮南海諸國（越南、菲律賓等）虎視眈眈、蓄意挑釁所引起之糾紛與危險，光是考慮到將為數僅約三十萬（？）之國軍部署於南北廣袤幾千公里的疆域，都會為其人力之抓襟見肘而感到背脊發涼。值此人力吃緊時刻，政府當局竟只為討好人民普遍不願當兵之心態，推出全募兵政策，民國八十二年以後出生之役

男將只服四個月之「基礎訓練」役即行退伍；所有其他建軍、備戰之工作、任務將全部改由募兵而來之職業軍人擔任。這與目前軍中基層工作、任務主要是由義務役常備軍人擔綱者大異其趣。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人員數量與素質是否足以承擔這種史無前例的巨大變革？無可否認的是，以目前的社會氛圍而言，軍人在一般百姓心中的地位普遍不高，改成全募兵制以後，國軍是否能吸收到足夠之兵源以彌補原先義務役阿兵哥所留下之人力缺口？再者利用較高薪資所吸引入營之職業軍人，其素質是否堪比目前一大批具有高學歷、證照等優異條件之義務役役男？其答案恐怕已是明顯的否定，因為光是一項不自由的拘束生活（還不考慮其他種種限制與不合理之條件與環境等），就足以讓時下大部分之青年人望而卻步，雖然會有部分熱血愛國青年志願投筆從戎，但我相信更大比例之入伍志願役軍人應只是嚮往軍中較高之薪水與穩定之環境，如此一來，劣幣逐良幣的效應日久益為發酵，真是會讓人為整體國軍之戰力與國家安全憂心忡忡。我個人誠摯希望政府高層基於國家社會安全、安定，重新認真審視全募兵制的各項優、缺點與必要性，不要一味只想討好選民，做出叫座不叫好，

甚至是動搖國本的政策。行之有年的義務役徵兵制豈可兒戲般地說廢就廢？若仍堅持此一昏聩政策，豈不置有識之士於惶惶不可終日之地，難不成要他們天天雙手合十，祈求上蒼「天佑台灣，天佑中華民國」？

5. 孫子兵法於開宗明義中就指出：「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固然整個國防工作經緯萬端，一般人受限於專業素養不足，很難窺其堂奧而有所置喙。可是基於曾經是國軍的一份子，有一些話還是不講不快。眾所周知，國防力量分成有形與無形戰力。在有形戰力方面，每次從媒體報導得知，國防部又將編列天文數字（數百億甚至千億？）之預算向國外購買武器時，常常感到痛心疾首。我國動輒以超高價格購買外國瀕臨淘汰、逾時之「精密武器」，除了加速枯竭政府已經相當惡化之財政外，其他相關之弊端如凱子條款、採購回扣等屢屢重挫國人之士氣。更重要的是，這些「精密武器」的後勤補給料件統統掌握在外國軍火商手中，一旦相關料件、零組件補給中斷或延遲時，這些價格超級昂貴之「精密武器」就只能淪為美輪美奐的大型模型玩具而已。我

個人於服役時得知當時我國的空防第一線部隊——陸軍鷹式防空飛彈連隊，連最基本之電纜線遇到毀損必須更換時，都需經過海外（美國）待料流程三個月至半年的時間，電纜線尚且如此，其他更精密、重要料件之長期待料時間則可想而知。飛彈如此，相信其他外購「精密武器」之境遇也不遑多讓。平時已讓外人掐住脖子，若真是遇到戰時，其嚴重性還真是不敢想像。「自主國防」的口號已經喊了不知幾年，可是成效一直不佳。我想最重要的關鍵還是政府的決心與魄力，以「中科院」、「漢翔」、「中船」等機構之研發能力必定有辦法開發出一大部分國軍所需要之武器裝備，他們所需要的，是政府堅定且持續的支持與充足經費挹注，只要政府不三心二意、政策搖擺（外購與內製舉棋不定），相信不超過十年，我國必然擁有類似以色列般地自主國防武力，如此既可節省大量武器外購經費，提高就業率，培訓、養成高階研發人才，更可逐步建立不受外人牽制、掣肘的獨立、自主的國防力量。在無形戰力方面，軍方實在有責任與義務在如何提高軍人的社會地位方面更加努力，軍人之職責為保家衛國，除建軍、備戰、救災外，應盡量避免其他業外工作。常聽聞部隊下基地（或三軍聯

勇)時，一堆阿兵哥被派遣去收割洋蔥、抬神轎、放牧牛羊，甚至被一些刁民凹去幫忙處理私人事務等，雖然美其名為愛民服務，但是應該捍衛國家安全的國軍弟兄被當成免費勞工般地吆喝、使用，其專業形象與地位要如何建立與提升？日前發生海軍一六八艦隊長因實兵操演時逾越範圍，而被記大過嚴懲且調離主管職務，海軍並計畫株連懲處其他許多相關人員，整件事情鬧得全國媒體沸沸揚揚。姑且不論眾說紛紜之是非曲直，軍方如此大動作的「打自家小孩給外人看」之揭醜式表態，並以不成比例的方式一舉拔除辛苦栽培、績效優異之將官，真不知會對認真努力之軍人與士氣造成多大之傷害？軍方難道沒有更周全、圓滿的處理方式？如此輕率剪除頗具口碑的能人猛將，就不怕重蹈自拆棟樑、自毀長城而導致喪權辱國的諸多歷史教訓？若遇戰事不幸發生，倒底還有多少睿智、主動、積極、勇敢之三軍健兒願意挺身而出，義無反顧的衝鋒陷陣？這件事情的處理過程確實令人搖頭與嘆息，值得軍方懇切深思、改進。至於其他層出不窮，影響社會觀瞻之事件（如酒駕、性侵、軍官出國不歸等違法、違規之事情），軍方更應切實檢討內部之獎懲、管理機制，不要只流於形式

的表面文化，以負責任的態度，徹底揚善去惡，才能一點一滴積累人民對國軍的信賴與尊敬。

以上所述，雖為個人肺腑之言，但是書生論政，疏漏、偏狹之處必定難免，聊供參考與分享即可。

對於經過「從男孩蛻變成男人」——常備兵役歷鍊的人而言，相信每個人都有一段酸甜苦辣、專屬獨特且點滴在心頭的軍中回憶。若曾服役於任務繁重之野戰部隊，其回憶也必定更加鮮明、強烈。前輩名言——「在極度高壓與危險的環境中克服重重挑戰，在面臨成敗與生死的緊要關頭，感受最深層的恐懼與無上的光榮。」相信這也是許多野戰部隊弟兄的共同心聲。無論服役過程是如何的艱辛、痛苦、不平、委屈、無奈、憤怒……，每當想到自己曾經負責且堅定的為捍衛國家疆域與國旗而拼出一己之力時，以前的種種負面情緒便可一笑置之。另外，正是基於這片以血淚汗水交織而成，相似度頗高的記憶板塊，處於風雲詭譎、世局滔滔的時代，我想絕大部分現役及已退伍之國軍弟兄袍澤，皆會誠摯祈求飽經滄桑與困頓折騰的中華民國，風調雨順，物阜民豐，國祚皇皇萬世榮！

中華民國一零一年八月完稿於府城

